



續藏書卷四

開國功臣

東丘郡侯花將軍

附

高陽郡侯許知府

部氏

孫氏 雷老



上初得太平命院判花雲守之以許瑗為知府庚子閏五月陳友諒入寇圍太平雲率麾下三千人禦之三日友諒不得入乃以巨舟乘漲泊城下令士卒緣舟尾攀堞上城中乏食雲士卒憊不能戰城遂陷友諒縛雲急雲怒罵曰賊奴縛吾吾主必滅爾斬為膾也奮躍大呼縛皆絕雲起奪守者刀連殺數人賊亂擊雲碎雲首縛寘舟檣叢射之雲至死罵不輟妻郃氏一子甫三歲抱屬侍兒孫氏曰夫

水、灰、孫氏收部氏屍葬之。抱兒出走，陷賊中。賊敗，脫走。墮水，緣浮木入蘆渚中，採蓮實啜。啜兒凡七日，得不死。有雷此老者引達。上所抱兒泣拜。上亦泣，寘兒於膝曰：此將種也。命賜雷老衣物，忽不見。追之，失所在。時皆神異之。上厚賚孫氏，令撫其兒。後追封雲東丘郡侯。許瑗亦以被執不屈，死。追封高陽郡侯。命立忠臣祠於太平。勅有司歲時致祭。

李贄曰：花將軍既死，部夫人安得獨完？然能知花將軍之不可無後，孫侍兒之決可託子，則其獨具隻眼，爲何如也。嗚呼！部氏往矣，孫氏而後，其苦可知也。付託在躬，雖明知生不如死，而有口亦難說矣。吾以爲孫氏可敬也。嗚呼！在天爲風雲，在地爲雷雨，死則爲雷老，死則爲花雲，總則一人而已，而又何怪邪。

高陽侯韓公

附

濟陽侯丁普郎等三十五人

癸卯八月，上討陳友諒，大戰於鄱陽湖。上屢瀕於危，所乘舟偶膠淺沙，賊乘勢攻之急，欲犯。上舟一時諸將計無所出，帳前親兵將韓成進曰：古人有殺身以成仁者，臣不敢愛其死，遂服。上袍可冕對賊衆投水中，賊信之，攻稍弛。會諸將兵至，援之，賊遂退。上與友諒大戰五日，諸戰

歿者三十六人。樞密同知丁普郎被十創歿，首已墮，猶執兵立舟中，若戰鬪狀。後友諒平。上謂中書省臣曰：朕與友諒戰於鄱陽，韓成效忠致歿，朕念之不忘。中書并列諸臣名上。上遂追封韓成、高陽侯，爲諸臣首。宋貴京兆侯陳兆先、潁上侯李信、隴西侯王勝、太原侯丁普郎、濟陽侯張志雄、清河侯李志、高隴西侯昌文、貴汝南侯余杲、下邳侯徐公輔、東海侯劉義、彭城侯陳弼、潁川侯程國勝、安定伯王咬、太原伯姜潤、定遠子王鳳、羅山子邱明、梁縣子常惟德、懷遠子王德、合肥子朱鼎、合肥子汪清、盱眙子王善先、定遠子汪澤、廬江子丁宇、含山子遼德、山汝陽子羅世

榮、隨縣子陳冲、巢縣子裴軫、定遠子常德、勝壽春男鄭勇、隨縣男袁華、虹縣男史德勝、定遠男王理、五河男王仁舒、城男曹信、含山男立廟康郎山，令有司以時致祭。

李贄曰：紀信誑楚楚滅漢興，天下既定，恤典何曾。嗚呼！此漢祖基業，所以僅僅四百餘載也。韓成誑漢，照映今古。唯帝念哉，刻骨痛苦。嗚呼！此太祖高皇帝之業，所以歷萬億載而未有艾也。同時歿事鄱湖三十六將，如丁普郎者，首已斷矣。猶執刀船頭，若戰鬪狀。一何忠且勇也。然帝終以成効忠致死，言念不忘，封成高陽侯，廟祀康郎山，位居首。嗚呼！愛賢樂士，視人猶已。一時英

傑無不樂爲之歿也。宜也。而說者猶以一二功臣不終之故，大爲帝疑，不知帝之體念諸功臣也，亦已無所不至矣。而諸功臣則未必能一一仰體之也。誰其得似中山與開平，又誰其得似西平與信國乎。其爲高皇終始眷注何如也。

梁國趙武莊公

附 南陽郡侯葉琛等十四人

梁國趙武莊公，名德勝，鳳陽人。世祖魁偉，膂力過人。馬上運槊捷疾如飛，爲帳前先鋒。從上幸陽儀，真陞總管先鋒。敗方山營，苗軍水寨，收丹陽、金、頌德、宣城，轉領軍先鋒。戰毘陵、湖州，擢左副元帥，戰友。肥江下銅陵，臨山寨出。

淮南征高郵，陞統兵元帥，從破漢水寨，走友諒，收黃梅、廣濟、克瑞、臨吉、撫四郡，旋慶安慶，降南昌，祝康據南昌，殺葉琛，從復南昌，授僉江南行樞密院事。臨江吉、撫三城，叛。又復三城，協守南昌，統精兵爲戰將。癸卯，漢圍南昌，公出戰，射殺漢金指揮，漢益兵，晝夜急攻城，且壞。公先諸將歿，戰且戰，且築城，城壞復完。巡城至東門，敵發蹶張弩，中腰。脅箭深入六寸，卽拔出，拊髀歎曰：命也。奈何。大丈夫歿卽歿，恨不能從。主上掃清中原，垂名竹帛耳。卒，子獻領其衆。公沈鷺，簡靜剛明，質直馭下，嚴肅號令，一行旗幟，改色。平生未嘗讀書，隨機應變，智略如神，臨難不懼，奮不顧身。

曾孫輔立功封武靖侯友諒之圖南昌也凡八十五日與
公先後死者右副指揮使劉齊右翼元帥同知朱潛統軍
元帥許圭漢兵略城三人力戰死左翼元帥副使并海龍
突圍出戰中矢死樞密判官李繼先左副元帥趙國昭繼
先出戰被掠去死國昭引兵燒賊艦追至投橋死洪都知
府葉琛江西行省都事葉思成康祝之變琛思成迎戰市
中死臨江府同知趙天麟守臨江城破死管軍百戶徐
明當圍城日漢設陷竄數臨城誘戰明躍馬出城射賊賊
走明追之墮甕中賊釣去誘降不從死張子明者張元帥
之子代父爲間使走金陵求援還至湖城被執友諒強官
之令徇城給降子明佯許至城下大呼我張大舍已見
主上令諸公堅守救兵且至賊怒卽攢槊刺死張德山夏
茂成皆軍士勇敢善戰德山以夜半潛出城焚賊舟死茂
成守城樓當賊衝中飛砲死友諒滅贈德勝梁國公齊彭
城郡侯海龍隴西郡伯繼先隴西郡侯圭高陽郡侯國昭
天水郡侯琛南陽郡侯天麟天水郡侯明合肥縣男茂成
總管德山千戶子明初贈武毅將軍飛騎尉千戶後加贈
忠節侯潛思成贈未詳皆廟祀南昌德勝進侑享太廟
諡武莊李贄曰朱文正旣遣千戶張子明赴建康告急復
詐遣軍士號捨命王者詣友諒營約日出降友諒信之故

國史 卷四
緩其攻而後子明得以申請救之力、城中得以蓄攻守之、
備而南昌完矣、然則捨命王終成捨命鬼、殺歿南昌城下、
安可無追祀之報乎、同時歿守者一十三人、今增捨命王
爲十四、令千載讀史者、知慨慕焉、

越國胡武莊公

附

定祀雞籠山二十人李

夢庚

王愷

孫炎

越國胡武莊公者、名大海、虹人、長身鐵面、智力過人、甲午、
謁上爲前鋒、從入和州、克采石、攻金陵、常州、先登、授右、
翼統軍、元帥宿衛、佐鄧將軍守宣州、取徽巖、陷陣、遷樞密、
判官、攻下蘭溪、陞僉行樞密院事、又收諸暨、衢、處、廣、信、
上以婺浙東大郡、通甌、引越、以爲行省、參政守之、己亥、克

處州、壬寅、苗軍元帥蔣英叛、刺公、并殺郎中王愷等、李將、
軍下杭、縛英至京、上命懸公像市、曹刺英血祭、公贈公、
越國公、祭卞壺廟、洪武元年、築壇雞籠山、祭故功臣、公位、
第一、而祔以文臣沒王事者、李夢庚、王愷、孫炎等、二年、立、
功臣廟於鷄籠山、定祀二十一人、命歿者塑其像、生者虛、
其位、時公及馮國用、趙德勝、耿再成、丁德興、俞通海、張德、
勝、茅成、八人已卒、棲神卞壺、蔣子文廟、六王及華、高、吳、良、
吳、楨、曹、良、臣、康、茂、才、吳、復、孫、興、祖、尚、存、也、謚、公、武、莊、公、嘗、
曰、吾不知書、吾行兵、惟有三事、不殺人、不虜人、婦女不焚、
人、廬舍以故所至、健兒驢附、編氓寧輯、有祭征虜之風、王

愷當塗人贈當塗縣男

號國俞忠烈公

公名通海，巢人。父廷玉，弟通源。通淵江淮賊起，公父子結寨巢湖，自守。聞上駐兵和陽，走歸款。時上欲渡江，得通海父子水軍，甚喜。蠻子海牙、陳光先之戰，皆以火攻敗其衆。通海功多，陞秦淮翼元帥，攻鎮江、常州、宣城，敗吳呂珍。進兵吳江中流，矢矢鏃不能出，右目失明，再破雙刀趙復池州。陞僉書樞密院事，進同知從上征友諒，克銅陵，搗九江，掠蘄黃。友諒遁還武昌，還軍擊叛將祝宗，復南昌。上曰：斷友諒臂矣。已而友諒圍南昌，上率通海等西援。

友諒解圍，東出鄱陽湖，逆戰。通海乘風棹七舟，載葦置火藥入敵水寨，焚其戰艦數百，獲友仁、友貴，賊稍退。時通海舟深入敵寨，鏖戰久之，不復見。意通海戰沒，少頃飄颻，遶出敵舟傍，我師見之大喜，躍呼奮前，大敗敵賊。移舟拔水寨遁去。我軍先柵壘子口，及橫截左蠡，遏敵歸路。通海曰：湖有淺，舟輒膠，盍移兵入江。據上游，敵見我水陸結寨，不敢出，糧盡益窘，繞下流欲遁。通海追敗之，友諒歿。班師還，賜通海田，金帛。陳理降，陞中書省平章政事，總兵略劉家巷、平廬州，攝江淮行中書省事，守廬州，繕墉壑，興農田，兵民寧輯。從征浙西，克湖州，轉戰至滅度橋，中流矢卒。贈號

國公謚忠烈侑享 太廟廷玉別見通源封南安侯通淵
越駕侯

蔡楚河間三國公

附

汪典祖

周顯

陳文

蔡國張忠毅公名德勝合肥人才略豪邁沈毅剛果集義
衆結水寨自保乙未以舟師歸 上悅謂李丞相曰方欲
渡江乏舟楫而德勝至殆天意也 上率兵拔公至和陽

營于新河授萬戶渡江拔采石取太平擒陳也先擢管軍
總管蠻子海牙陳兆先復屯方山伺太平公破之從取集
慶大破方山營擒兆先克鎮江陞秦淮翼元帥從下常州
宣州再陞僉樞密院事從下宜興普勝陷池州公敗普勝

柵江口復池州友諒犯龍江呼諸軍力戰敗走友諒降其
將張志雄梁鉉喻國典劉世衍追友諒至采石戰歿贈蔡
國公謚忠毅侑享 太廟子宣幼養子同嗣職宣長 上
命宣嗣同復姓名爲汪典祖典祖以開國功封東勝侯自
有傳合肥又有周顯陳文皆驍勇顯從常將軍李將軍有
功戰歿阿暮渾河贈汝南郡伯文早喪父奉母最孝從收
吳越中原累戰功歷陞督府僉事洪武十七年卒贈東海
侯謚孝勇

廖永安者亦巢湖水寨來歸者也庚子五月命徐達率廖
永安等擊張士誠于太湖永安兵敗被執士誠欲降之永

安不屈。上遙授永安光祿大夫。後又遙封楚國公。至丙午七月，永安卒於吳。上悲悼，親爲文祭之，配享太廟，塑像功臣廟。

泗國耿公燕山侯孫公

公名再成，五河人。癸巳來歸，立功泗、滁、和陽、建康、鎮江。陞元帥，守鎮江，克揚州，改守揚州。宜興數被吳寇，又改守宜興。上取金華爲前鋒，屯縉雲，取處州，不抹宜。孫率衆驟至，公擊敗走，先是士卒無論大小徵私粟民間，號砮糧。民苦，莫敢誰何。公白胡叅政盡罷砮糧。壬寅，苗帥叛，公方與客飲，聞變上馬收戰卒，不滿二十人，迎賊罵曰：「俘虜奴國何負汝？」乃反急解甲降，不降。吾斫汝萬段，揮劍連斷數槩，兵不繼，賊刺公墮馬，大罵不絕口。死。洪武二年，進公侑享太廟。三年，加贈泗國公，諡武莊。

癸丑夏，孫興祖從徐達征西北塞外，戰歿五郎口。上聞甚悼惜之，追封燕山侯，塑像功臣廟。其後天下既定，大封功臣。上於死事諸將尤加憫念，功大者命其子得世襲。永義侯桑公縉，雲郡伯胡公。

永義侯桑公名世傑，無爲人。甲午，與廖俞、蔡諸公結水寨巢湖。乙未，納款。趙普勝畜異志，公洩其謀。上得歸和陽，集商舟載勇士至黃墩，攻敗普勝及蠻子海牙，趨入和陽。

諸軍大集，卽攻破采石鱗魚洲，鐵長官水砦，取太平，擒陳也先蠻子海牙遁，擒兆先入金陵，拔鎮江，陞秦淮翼元帥，下金壇，丹陽，從圍常州，攻寧國，常州平，陞判行樞密院事，取馬馱沙，克大浦口，江陰，下太湖，收宜興，尋與諸將攻江陰，石牌，海寇樂瑞，公奮戈躍馬陷陣，歿，諸將大怒，奮擊盡，獲海舟擒瑞，上念公贈永義侯，侑享太廟，子敬以父故封徽先伯，國初以忠死事者，世傑爲首。

乙巳四月，命胡琛等討福建陳友定，克浦城，崇安，建安，友定併力來攻，琛突陣與決戰，馬躓爲友定所執，不屈被殺，上痛惜之，追封縉雲郡伯。

宋國馮公

馮勝者，初名國勝，更名宗異，最後名勝，定遠人也。父文質有三子，長曰國用，季曰勝，皆驍勇，饒智略。國用貌都雅，動止舉舉，而勝長軀偉面，磊落慷慨。生時黑氣滿舍，若烟霧，經日不散，里中異之。淮南兵大起，國用與勝從，惡少年數百人立砦以自固，屬高帝以兵略地至妙山，國用舍衆來謁，上顧國用儒服，謂曰：「若書生邪？」試爲我計，安出國用曰：「建康龍蟠虎踞，帝王都會，其帥懦弱，不任兵，宜急擊下其城，據以號召四方，天下不難定也。」上大悅，遂召致左右，俾預進止機宜。當李善長亞而有所攻戰，輒環甲直

前奮擊時國用已進勝。上尤愛異之，兄弟俱備宿衛。從克滁州，三汊河之戰，國用手獲其帥，與勝偕攻和之板門。寨先登，又敗鷄籠山寇，會得巢湖水寨，兵遂贊。上拔采石，取太平。上大破陳也先兵，盡覆其衆，獲之赦也。先與盟，歃血而嘔，國用曰：其人必叛，叛形見矣。也先果叛，而爲其下所殺。于兆先復擁大衆，據方山，與中丞蠻子海牙分水陸而軍，衆各數十萬。國用等從攻破海牙，也大破降兆先，盡得其衆。上選降卒之驍勇者五百人爲宿衛，獨國用與勝擐甲侍帳中。上寢息自如，五百人皆感服。上卽以屬國用勝將而攻金陵，先登復從取鎮江，俱授萬戶。復從取寧國，定秦興，宜興俱進。大元帥國用尋擢帳前親兵都指揮使，專侍謀議。從征金華，進平紹興，功最多。屬疾卒。上親臨奠，哭之慟，賜葬江寧，贈鄂國公。明年勝代爲都指揮使。陳友諒陷太平，進逼我龍灣。上禦之，大戰於石灰山，未決。勝率宿衛士直擣其中堅，遂大破之，溺死者數萬，俘七千人。窮追至采石，復破之，遂復太平。師旋，再從上討友諒，掩其安慶水兵，長驅至江州。友諒倉皇走武昌。江州平，進親軍都護，遷同知樞密院事。從下武昌，克廬州。走元將左君弼，移兵取江西諸郡，復同相國達平章常遇春合兵下淮東，尋以勝圍高郵，下之。尋取淮安，安豐從討。

張士誠下吳興破執其將呂珍遂進圍蘄州破之論功次平章遇春進銀青榮祿大夫都督府右都督尋從大將軍北討下徐宿青交濟南凡得郡國十餘立皇太子以功臣備宮案勝領詹事俄坐小法奪一官爲都督同知總諸衛兵取樂安守將俞勝遁獲其將牛右丞別部兵溯黃河會取汴梁克河南陝州西趣潼關其將張德欽等來逆戰大敗之遂奪潼關守焉復西下華州旋師汴梁謁上於行在上慰勞之拜征虜右副將軍命守汴梁還從大將軍達下山西克武陟懷慶踰太行克碗子城取澤州遂取潞州轉戰平陽敗其左丞田保保徐伯昌於絳州獲之平陽絳州平制詔右副將軍勝居遇春下偏將軍湯和居勝下偏將軍楊璟居和下渡河發陝西取鳳翔李思齊走臨洮獲其大將薛平章等遂度隴克鞏昌降其總帥汪靈真保進兵逼臨洮還從大將軍攻圍慶陽執叛將張良忠全陝平前是上諭達大軍已下慶陽右副將軍權鎮之節制諸路兵馬而大將軍與偏將軍和先還京議功賞達遂還達還之五十餘日而勝亦至上責之曰將軍不奉詔耶吾欲將軍外遏虜內填撫關內所寄豈淺鮮而一旦弁髦之何也勝頓首請死上以其功高弗忍下吏至定賞頗列其事金幣不能當大將軍半俄復爲右都督再

以征虜右副將軍同大將軍出西安、擣定西、大破王保保之師、鹵其士馬數萬、王保保即擴廓帖木兒也、分兵自秦州南、出一百八渡、狗略陽、禽元平章蔡琳、遂入沔州、又遣別將由鳳翔、入連雲棧、合攻興元、克之、蜀地大震、移兵平土番、征哨極於西北、凱還論功、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同叅軍、國事、封宋國公、食祿三千石、賜券予誥、以勝兄弟親同骨肉、痛切肢體、又謂勝十餘年間、內則除肘腋之患、外則建爪牙之功、平定中原、佐成混一、所以稱揚、甚至賜文綺及帛八十疋、明年出填陝西、修城隍、簡士馬、又明年大發兵出塞、勝以征西將軍率五萬騎由西路出金蘭、取甘肅、以疑虜、且分其勢、勝至蘭州、遣右副將軍傅友德以驍騎五千爲前鋒、連戰敗虜、遂定甘肅、進至亦集乃、敗降其守將小顏帖木兒、次別篤山口、岐王朶兒只班走、獲其平章長加奴等、及馬駝牛羊十餘萬、時大將軍達兵不利、左副將軍文忠所失得相當、獨勝以捷聞、而有言其匿私虜橐駝馬者、賞不行、自是連以將軍印、練兵臨清、北平、繼往大同、復自大同討元殘寇、散不刺等、還鎮陝西、改河南、冊其女爲周王櫛妃、夫人何氏卒於京、上賜璽書慰籍、加餐、夫人身後、吾已任之、即欲南、從容委事於偏將而後行、葬、復之鎮、董建周王宮府、

大將軍討虜也。見不花勝以征虜將軍練兵河南待發。數賜書慰勉。時大將軍達左副將軍文忠皆前卒。而元丞相納哈出擁大眾由金山。數窺伺爲邊患。上乃拜勝征虜大將軍。穎國公友德永昌侯藍玉左右副將軍。率參將南雄侯趙庸等以步騎二十萬乘之。鄭國公常茂曹國公李景隆申國公鄧鎮并子侯等皆從軍。上復遣故所獲納哈出部將乃刺吾奉璽書諭之降。勝等至通州。謀虜有屯慶州者。遣永昌侯玉以輕騎乘大雪掩之。殺其平章朶來。大獲士馬而還。勝出松亭分策大寧寬河等四城。遂駐大寧。踰兩月留兵五萬守大寧。以全師壓金山。刺哈出見乃喇吾而驚曰。爾尚在乎。乃喇吾頗爲述。上恩德且示以富貴。納哈出喜。卽遣其左丞探馬赤等至勝軍獻馬。初納哈出分其衆爲四。一曰榆林。一曰養鴛莊。一曰龍安。一曰禿河。其人畜輜重富於元主。不肯預朝會。召之亦不往。勝大軍直前逼。納哈出度不敵。乃因乃喇吾請降。勝使藍玉以輕兵往受之。納哈出覘知明兵盛。遂率數百騎詣玉。約降。玉大喜。出酒與飲。納哈出別酌所携酌醕玉。玉讓之。先納哈出卽先飲。復酌醕玉。玉解衣衣之。納哈出讓弗肯。衣。玉亦持弗飲。久之。納哈出取酒澆地。顧其下咄咄語。鄭國公茂者。勝子壻也。勝故欲見子畜之。茂不受。且迫欲自

見而其部將趙指揮解胡語謂茂此且欲遁也茂遽前搏之納哈出驚起欲就馬茂拔佩刀斫之傷臂不得去都督耿忠遂以兵擁納哈出馳而見勝其將士妻子凡十餘萬在松花河者聞而驚潰勝遣降將觀童往諭之亦降凡四萬騎并得其各愛馬所部凡二十餘萬羊馬驢駝車服至百餘里勝以禮宴待納哈出令耿忠與同寢食遣使奏捷罪狀鄭國公上聞大悅使使諭勝等所以勞賜納哈出玉帶龍衣及其部曲金幣無算械鄭公茂至京會有言勝娶虜妃及受良馬無算者又失都督濮英三千騎而茂亦自陳所以搏納哈出故且訐勝過上乃命收大將軍

印勝還京命歸鳳陽里第奉朝請而諸將士亦無封賞者茂削爵安置嶺右勝自是不復將大兵有所任使還卽上事仍奉朝請久之加太子太師時列勲臣望重者八人勝仍居第三賞賜黃金至三百兩白金二千兩鈔萬錠然上春秋高多所猜忌而勝號爲雄勇又時時失上意洪武二十八年暴卒諸子皆不得封而國用之子誠積戰功雲南累官至中軍都督府左都督

贊曰馮國用不歿其岐陽伯仲乎勝有大將材積戰功久而其中不能無欲且又時時見驚桀焉能免乎金山之役璽書凡三下以中山開平二王爲喻始而勉之中而戒之

終而愧焉雖然勝功大罪不能相掩謫廢可也嫌死不可也、不王可也不侯不可也

李贄曰馮勝以大將軍統數十萬衆出沙漠平定反側、爲聖天子伸威萬里之外糧餉不計死亡不恤惟倦倦以不虜掠不擾害爲言此爲何等事而我爲何等人乎而敢娶元妃以自肆私夷財以自利也吾謂不卽梟首已爲大幸乃猶以爲可侯吾不知之矣且我朝聖祖於凡有功諸臣賞賚原不薄體悉原無所不至也

穎國傅公

傅友德者宿州人也少驍勇多力擊刺騎射冠絕一時元季避亂穎州碭山中爲大盜李喜之所得從破山東焚燒上都宮闕躡關隴轉剽入蜀常爲軍鋒冠李喜之敗歸明玉珍玉珍疑不能用走武昌從陳友諒忽忽無所展聞

上舟師伐江州乃以所部謁見於小孤山上奇之俾爲

別將屬常遇春從援安豐掠廬州還從逆擊陳友諒於鄱陽湖友德操輕舟盪其鋒身被數創戰益力手殺數百人復與諸將邀之禁江口友諒歿師旋第功最復從上親征圍武昌城東南有高冠山下瞰城中上顧諸將誰能奪此山者賞友德卽率萬人先登一鼓而奪之流矢中頰鏃出腦後復洞脇不爲沮武昌平超授雄武衛指揮使復

從徐達下廬州、西取夷陵、略衡州、襄陽、安陸、俱取之。與元
守兵戰、身被九創、破擒其將任亮、還師淮東、克泰州、進逼
淮安、破張士誠援兵於馬驢港、復大破元將竹貞於安豐、
所過焚其積聚。上卽吳王位之元年、友德守彭城、而王
保保之大將李二來寇、勢張甚、友德度兵寡不敵、訶其衆
方肆掠、率步騎二千、自呂梁渡、直趣擊之。李二有驍將曰
韓乙者出戰、友德單騎奮槊刺之、墜馬、師乘而進、遂敗之。
友德度賊且復至、開城門陣於野、使皆臥槍以待、聞鼓卽
起、李二果盛兵至、輕我師寡、競而囂、友德鼓之士騰躍搏
賊、遂敗之、縛李二以獻。上大悅、召友德還建康、進江進
行省叅政、命以麾蓋鼓吹送歸第。翌日復命中書叅議李
飲水楊希聖携音聲伎人一部、就友德飲、飲水等裸而酣、
上怒、皆黥之。而諭友德曰、若擐甲青、出百處、一懼之固當、
而彼士人何爲者、吾不而咎也。明年、大將軍北征、上所
褒勉不四五人、而獨謂叅政友德、與右丞薛顯、勇略冠諸
將、可授之選鋒、當一面。友德遂從大將軍破沂州、斬其將
王宣、下青州、元丞相也。速率數萬騎來爭、大將軍設伏、友
德以輕騎五百爲誘師、敵追至、伏而迴、師擊之、伏盡、發也。
速敗走、遂取萊陽、明年從取東昌、棣州、樂安、復從克汴梁、
河南、及收諸山寨、復從渡河、取衛輝、彰德、遂東取廣平、臨

清滄德進克元都以精騎偵邏古北諸隘掩其殘卒略大同而還從狗保定中山真定皆下略平定州遂克太原王保保自保安以大衆來援兵未交萬騎突至友德帥死士五百拒却之因與大將軍謀夜伏兵掩其營王保保乘驛馬以十八騎走友德追至土門關弗及盡獲其士馬四萬餘復敗賀宗哲於石州擊走四大王逐竹貞至宣府敗脫列伯友德功最多復從大將軍西入關走張思道於鹿臺逼臨洮降其大帥李思齊大將軍圍慶陽友德以驍騎扼其走路慶陽下關陝悉平預賜白金文綺從上典又明年復從大將軍擣定西大破王保保收其士馬輜重移兵伐

蜀友德領前鋒出秦州奪略陽關虜其平章蔡琳遂入沔分兵繇鳳翔入連雲棧合攻漢中克之以饋運不繼還軍西安蜀將吳友仁謀復漢中兵大至守臣告急友德以精騎三千攻斗山寨夜令人人持十炬列山上蜀兵驚遁凱旋大封功臣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穎川侯食祿千五百石尋進同知大都督府事是歲冬議伐蜀征西將軍湯和副將軍廖永忠由瞿塘以舟師趣重慶友德爲征虜副將軍由秦隴以步騎趣成都旣受命上復密諭友德謂蜀人聞我西伐必悉其精銳東守瞿塘北阻金牛以抗我師若出其意外直擣階文門戶旣隳腹

心自潰、兵貴神速、但患不勇耳、友德至陝、言出金牛、覘階文守備弱、卽趨陳倉、選鋒攀緣山谷、晝夜行、大軍繼之、直抵階州、蜀斷白龍江橋、阻我、都督汪興祖躍馬直前、中飛石、歿、友德奮攻、拔文州、兵渡白水江、遂趨綿州、至漢江、造戰艦、將進兵漢州、欲通軍聲、湯將軍爲木牌數千、書克階文、綿、日、月、投漢江、順流下、蜀守者見之、解體、尋拔漢州、夏丞相戴壽、太尉吳友仁、悉衆守瞿塘、聞友德破階文、擣江、油壽、友仁、分瞿塘守兵、還援漢州、保成都未至、友德舟師逼漢州、敗其將向大亨城下、迎擊壽、兵敗之、拔其城、時湯將軍駐大溪口未進、上引友德冒險克階文、功責湯將

軍、湯將軍已獲友德所書木牌、遂趨夔州、七月壽大亨以

成都降、友德湯將軍亦克重慶、友德分兵盡下川蜀諸郡

縣、十月還京、上大悅、曰、穎川侯友德、冒越險阻、首克階

文、破綿漢、成都保寧諸郡、功最大、賜白金二百五十兩、文

綺二十表、裏人猶以爲薄、未厭云、是時故誠意伯劉基上

平蜀頌、上不自居、推勞諸將、臣別爲文、首褒揚友德、而

永忠次之、征西將軍不與焉、明年副征西將軍馬勝由西

路出金蘭、友德先率驍勇五千騎、馳趣西涼、遇元將失刺

罕、戰敗之、至永昌、又敗其將朶兒只巴、獲馬牛羊十餘萬

進略甘肅、手射殺平章不花、降太尉瑣納兒等、獲馬萬疋

時謂平蜀功傳一廖二

至瓜沙破其守將獲金印三馬牛羊二萬是時師出三道獨友德獲全勝而以主將勝坐小法不被賞踰年大軍復出鴈門西北巡長城外友德爲前鋒虜聞之絕漠徙去追獲其平章鄧孛羅帖木兒等還軍鎮北平上疏言便宜五事上報曰將軍言是其下所司悉從將軍尋召還扈皇太子諸王講武荆山下與諸徹侯俱增歲祿千石同中山侯和發兵駐延安以備伯顏帖木兒僞請和上乃陽召和還而留友德以誘之伯顏帖木兒果入寇友德設伏縱擊大破之獲其士馬輜重無算上將下雲南命友德巡行川蜀永寧雅播等處修城郭繕關梁因兵威撫納金筑普定等諸土夷皆納款還獻馬五百疋上別選內廐良馬十五疋賜之虜乃兒不花寇邊復以征虜右副將軍從大將達出塞抵北黃河夜覆其灰山寨洪武之十四年命友德爲征南將軍率左副將軍藍玉右副將軍沐英諸徹侯大將步騎三十萬討雲南軍行上親餞之龍江而命之曰朕不能親至其地然嘗覽輿圖詢彼地豪傑而得其阨塞取之之計當自永寧先遣驍將別將一軍向烏撒大軍繼自辰沅入普定分據要害乃進兵曲靖彼所必守地下曲靖三將軍以一軍趣烏撒應永寧之師大軍直擣雲南彼此牽制破之必矣下雲南大理必次下餘郡邑部

落可撫而有也。友德行二十日而至湖廣，分遣都督胡海、洋等選精卒五萬，由永寧趣烏撒，而自率大軍由辰沅趣貴州，進攻普定，克土酋安瓚、羅鬼、犵狁諸苗，望風而降。至普安，復攻下之，遂進兵曲靖。梁王把匝剌瓦爾密遣其司徒達里麻來拒戰，友德用右副將軍英策勒兵至白石江，與相拒，揚聲欲渡，而別遣將以精卒數千潛從下流掩其背，衆亂。友德乃麾衆畢渡，悉師薄之，右副將軍馳鉄騎擣其中堅，下流之師表裏合擊，遂大破擒達里麻，俘其衆以萬計。友德縱之歸農，謹聲聞遠邇。友德遂自率衆數萬，搗烏撒，而遣兩將軍趣雲南。梁王走死，雲南平。兩將軍遣徹侯曹震等分道徇郡邑，之未下者，友德兵已抵烏撒，欲通胡海洋兵，循格孤山而南，諸蠻皆遁。遂城烏撒，工甫集，蠻復大至，友德故持重不戰，以老之士踴躍思奮，乃前爲陳，蠻麋集，友德鼓士騰赴，遂大破其衆，斬首三千餘級。蠻遁，遂城烏撒，得七星關，以通畢節。又克可渡河，於是東川、烏蒙、叅、叅部俱請降，威楚、曲靖、中慶、潯江、武定及諸路亦降。左副將軍藍玉等復進兵下大理，虜其帥段世，分兵取鶴慶、略麗江，蕩金齒，俄而烏撒諸蠻復叛，友德討之，斬首三萬餘，獲馬、牛、羊十餘萬，縱兵搜山谷，亾脫者，其強首靄翠亦降。雲南悉平時。上前後下，璽書友德等凡數十懸斷。

萬里外、委曲中款、友德等所以奉行不敢爽諸因土俗、定租賦、興學校、瘞戰骨、廣屯田、遠邇畏悅、以是遂大定、乃

詔友德、玉等還京、而右副將軍英、以數萬衆留填之、友德入見、所以宴勞有加、進封穎國公、食祿歲三千石、予誥及鐵券、子孫世襲、錫錦綺帛二十表裏、鈔百錠、再賜米千五百石、以皇女歸其子忠、尋以征虜左副將軍同大將軍勝、北襲虜將納哈出於金山、盡降其衆、大將軍以譴召歸、留友德撫降虜、尋亦召還、率辰沅貴州諸衛兵討平廣西之韃靼、反者東川蠻復叛、據烏蠻山道路、友德復以征南將軍率諸軍往討之、且討越州之叛酋阿資、道築平夷、千

戶所進擊阿資破之、斬首千餘級、阿資請降、遂平平越諸

叛苗、詔還軍駐沅州、尋召還京、爲征虜前將軍、率副將

軍趙庸、曹興、王弼、孫恪等赴北平、練卒從、燕王出古北

口、襲元太尉乃兒不花丞相、咬住等降之、悉收其部落、駝

馬輜重、詔友德以諸降將還朝、尋命援信國公和例、還

鄉、賜黃金三百兩、白金二千兩、鈔三千錠、文綺三十疋、綾

十疋、加賜鈔五百錠、給兵百二十人爲衛、再以征虜將軍

率定遠侯王弼、武定侯郭英等於淮北、山東、北平、諸屬衛

選練精卒備邊、賜白金二百兩、鈔二百錠、尋從、燕王補

諸番將阿失里等復命、同宋公勝、涼公玉往陝西、練將士

非公儀休乃肅相

未久召還嘗請懷遠田千畝上曰爾不聞公儀休事耶

國事耳

祿賜不薄矣而復侵民利何居友德慚而退復出理山西

諸衛兵已副宋國公總山西河南兵馬屯田公侯在事者

悉聽節制還進兼太子太師尋復與宋公勝往北平山西

備邊聽宋燕二王節制自藍玉敗友德與宋公相繼暴卒

子孫不得襲封云

贊曰當時持重善將將無如中山王至暗鳴跳盪獨開平

王而友德差次之稱二虎將開平死大封之後友德始益

展而有方面勲取巴蜀定滇笮其擘擘蓋庶幾中山矣後

友德公者為涼公藍玉其戰功亞友德至上寵任之友

德弗如也然卒以謀反死

涼國藍公

藍玉者鳳陽定遠人開平王之婦弟也長身頰面有勇略

從開平王之麾下每戰先登陷陣所當無前開平王數稱

於高帝帝亦以王故寵異之初授管軍鎮撫進武德衛

千戶改親軍千戶累轉武德衛指揮使皆自積戰功超為

都督僉事十一年同西平侯沐英討西番擒其酋瘦脖子

鹵斬以千計獲馬二萬餘疋牛羊十餘萬還封永昌侯久

之以征南左副將軍同穎川侯討雲南轉戰平之增祿五

百石再以征虜右副將軍同宋國公襲金山納哈出降之

併降其衆十餘萬遂卽軍中拜征虜大將軍代宋國公踰
年謀虜主脫古思帖木兒在捕兒海率勁騎十餘萬自慶
州間道襲之用定遠侯王弼謀戒諸軍皆穴地而甕毋使
見烟火距其營八十里遂直前薄之虜方整衆北行不虞
我軍至大驚其太尉蠻子輕來逆破而僂之衆遂潰皆請
降虜主與其太子天保奴丞相失烈門知院捏怯等數十
騎遁去玉遣精騎追之不及獲其次子地保奴后妃公主
百三十餘人吳王朶兒只等將相官校三千人男女七萬
七千餘口馬四萬七千疋駝四千八百頭牛羊十餘萬車
二千餘輛并得其傳國璽寶王金印聚其鎧仗而焚之樓
破降其太師哈刺章獲將士萬五千八百人馬駝四萬八
千餘疋捷聞上大喜使使齎諭玉比之衛青李靖玉
傲而淫私元主后事露后自縊死凱旋上特賜玉白金
二千兩鈔一千錠文綺五十疋然猶面責數之擬封梁國
公噉噉且久乃改封涼國公而鑄其過於鐵券尋討平散
毛峒擒土酋刺惹等萬餘人置大水田千戶所進平施南
忠建二宣撫司叛蠻還增歲祿五百石賜鈔千錠尋詔
還鄉賜金帛給兵如穎國公尋與魏曹二公措置陝西邊
事至蘭州墜馬微傷上手詔慰勞之比于中山開平二
王尋召還賜米千五百石復出理蘭州莊浪等七衛兵玉

追捕逃寇祁者孫遂略西番罕東之地玉兵入罕東欲大掠番衆皆遠遁而會蜀故降將月魯帖木兒反使玉移師討之至則裨將瞿能等已大破其衆月魯帖木兒走栢典玉以計誘縛其父子送京師斬之而盡降其餘黨便宜請增設諸衛且請籍民人爲兵上報設諸衛而不許籍民遂班師定東宮官屬玉兼太子太傅意不樂居宋穎二公下詔曰我乃不堪太師邪玉故恃上寵多蓄莊奴假子數千人常占東昌民田民訟之御史爲置獄玉執御史笞而逐之度喜峰關關吏以夜不時納玉大怒縱兵毀關入上聞之不善也玉間有奏請不盡聽退而謂所觀成以此見居功之不易中山信國之不可及也

上疑我矣遂謀反爲錦衣指揮蔣瓚所告獄具磔於市夷三族榜其狀示天下玉之誅徹矣功臣文武大吏以至偏裨將卒坐黨謀死者可二萬人勝友德用材武且名位極雖不入蜚語亦皆不良歿又四年而上崩燕師稱靖難宿將皆盡無與抗者

李贄曰我聖祖起滁陽入建業定江南以至定山東定河南北凡十有餘歲始卽帝位及卽位又享國三十有一年此蓋上帝之所篤生天固縱之使多歷年所以福壽我黎民原非漢唐宋首創諸君假仁義以行者之所得比也並時唯湯信國壽躋七十餘俱不及則至于

靖難之世，又安得有故將乎？未可遽以是而遂爲不惜才者之憾。吾以爲最惜才者，當無如我。明太祖矣。

鄆國宋忠順公

平羌

公名晟，定遠人。父朝用，兄國典，皆起定遠田間。朝用官至右都督，國典總管，戰歿南臺。公嗣兄官，克徽寧，征關陝，三鎮涼州，進官督府。洪武二十三年，克總兵官，征破哈密，哈者虜所城也。公誅其僞王子別列怯等三十餘人，獲虜者千三百人，金印一，銀印二，所得馬牛羊，咸給將士。又明征罕東，西番誅擒七千五百餘人，獲馬二千五百，牛羊十萬。班師二十七年，調中府，克副總兵，討遼東邊寇，戰腦溫江，大捷。明年，平廣西，幟幪諸寨。又明年，總羽林八軍，平伍開龍里十三洞。三十一年，率師城萬全，諸衛還。京建文元年，以公久居涼州，著威信，回番畏服。克總兵官，鎮河西靖難。後來朝，進左都督，充平羌將軍，復鎮。永樂三年，諭降虜酋把都帖木兒、倫篤兒，遣使持節，卽軍中封西寧侯，食祿千一百石。世指揮使，留鎮。未幾卒，贈鄆國公，諡忠順。

卷四終

美食類干一百五廿計戰時留饑未幾卒觀澤國公金
制與西師借神水只命兼良入盡與林翰唱軍中桂西寧
西師職對來博藝主濟神武平美祥軍與饑未樂三平備
文示平以公入吾就批著如計回番吳罪與兵官與所
丑開龍里十三國三十一平率兩知萬全諸藩最 京裝
盛氏大財則平平貴西神對前宋文則平縣林林八軍平
續藏書卷五

遜國名臣記

文皇即位之歲八月得建文時羣臣封事千餘通命解縉
等檢閱凡言兵食事宜者留覽其詞涉干犯者悉焚不問
建文四年十一月都御史陳瑛請治建文諸死事臣 文
皇曰彼食其祿自盡其心爾勿問又曰諸臣盡忠於 天
祖故盡忠於建文但惡其導誘建文變亂成法耳
永樂十一年正月勅法司解建文諸臣禁令
十四年論法司奸惡齊黃等遠親未拏者悉宥之來告者
勿理

真○大○聖○人○之○言

可惡

二十一年十一月，劄諭禮部尚書呂震盡赦諸死義家，於是稍稍有言建文時事者，諸死義家人亦稍復還廬里。吉水人許錢習禮為練子寧姻戚，為讐家所持，習禮惶急，楊榮為白於上，上欣然曰：「使練子寧在，朕固當用之，况習禮乎？」

仁宗即位之歲十一月，劄諭禮部尚書呂震曰：「建文中奸臣正犯，悉受顯戮，其家屬初發教坊司錦衣衛浣衣局習匠功臣家為奴，今有存者，既經大赦，並宥為民，給還田土。」洪熙元年，仁宗撰長陵碑文，稱建文雖追廢，猶書其沒曰：「崩嘗其在位，猶尊之曰朝廷。」又諭羣臣曰：「若方孝孺輩皆忠臣，詔從寬典，於是天下始敢稱孝孺諸死義者為忠臣云。」

睿皇復辟之年，釋建庶人吳庶人繫，令自便。

吏部侍郎楊守陳曰：「國可滅，史不可滅。我太祖定天下，卽命儒臣撰元史，靖難後，史臣不紀建文事，遂使建文數年朝廷政事及當時忠於所事者湮沒不傳。及今采輯，尚可補國史之缺。草奏欲上，以病不果。南京吏部侍郎儲瑾曰：「方正學一時諸公，必不可泯。」又曰：「永樂初節行之士，尤見志尚所在，某不自揆，念其忠於所事，嘗欲蒐其遺事，稍發其潛。」

弘治中、台人繆恭、學古、行高、晚年走京師、上六事、其一紀、絕屬請封建庶人、後為王奉祀。特見。懿文太子通政司官見

恭奏大駭、罵恭蠻子、何為自速死、繫恭兵馬司獄、劾上待命賴、敬皇明聖詔、勿罪放恭還鄉。

弘治中、給事中金谿吳世忠請表祠方孝孺、周是修、練子

寧、黃子澄、鄒瑾、魏冕、顏伯瑾、齊太、諸死義者。

嘉靖十四年、給事中雲南楊傑請表揚建文諸忠臣、下禮

部議、議未上。上因召對禮官、問曰、昨給事中言建文諸

臣事云何、夏言對曰、諸臣誤君亂國、先朝誅殛、豈宜褒錄、

上色變曰、言官得無誚朕、言對曰、言官本書生、初入仕、聞

人言建文諸臣死事時甚烈、以故輒為陳說耳、上色霽

明日議上、亦不罪傑。

則其罪亦不罪也

人言其文前日及事其然以對神為刺道耳 上色

文皇帝答曹國公李景隆書

覽書知無恙甚喜但詞何其虛誕矯飾而矜高誇大也夫言貴以誠事貴論理誠斯無往不孚理斯無往不服予

太祖高皇帝之子汝

太祖高皇帝之甥至親也吾所為是非曲直上有天地有

宗廟神明照鑒之下有羣臣有一國軍民共見之而至親乃不見不知可乎大抵今日之事為權奸之勢所脅雖天子尚在其掌握凡是非邪正瞭然明白者皆移易變置

以眩惑之自

天子以下唯其言之聽生殺予奪唯其所惡欲予素不能
諂事權奸故今日必欲見害雖

天子不能不從之爾亦不免爲所驅迫者屈於其勢而已
之力不足也若汝之心彼固不能迫而昏之也今反覆
來書是汝心亦爲所昏乎何其虛誕矯飾而無誠矜高
誇大而無理歟權奸所指予罪凡六其六事皆予遵承
祖訓而行

皇考之世者何圖今日反以爲罪乎其一謂第二子高煦
擅管驛吏是其過矣而遂指爲父之不軌其亦可以服人
人心乎其一謂予招納異人術士此尤是茫無聲影凌
虛駕誕之說

天地鬼神其可欺乎以此而輒加極惡大罪勢壓威迫將
戕其一家權奸所爲毒切如此故自救之計不容已也
爾今言息兵固上合

天心下合人心矣然當明兵禍實始于誰明其所始而一
言以弭之孰不忻願凡事有本有末爲之必自其本庶
幾可成今權奸肇兵禍之本也誠欲弭兵必自去權奸
始權奸去則

朝廷清明上下之情通斯兵不待言而自弭矣汝不思此

而但盛稱謀臣之精、勇士之衆、車馬之富、強傲自矜、大以爲太山壓雞子之勢、此固權奸所恃以肇禍者、而汝亦同之、汝亦愚矣、夫區區北平一隅之衆、不足以當天

下之力、三尺童子、知其然也、然行師必以忠爲勇、以義爲壯、有以衆而勝者、亦有恃衆而覆、好驕而敗者、初不

係人之衆寡、力之強弱也、况今天下謀臣勇將、素受

皇考之恩、而今嫉權奸之跋扈、憫

宗室之無辜、所在有之、故臨戰之際、倒戈來歸、已數萬人、雖却之不納、遣之不去、助謀効力、翕然同心、吾何足以得此哉、蓋忠義之心、人人所同、則汝所哆然以自矜

一、大者又豈可終恃乎、此蓋因汝誇誣、聊爲言之、然不足深辦、但當推誠以明今日之事理、夫吾所欲去者、權奸臣、齊、秦、黃子澄等輩耳、去之而使綱紀政令一出於

天子、朝廷清肅、

宗社奠安、悉復

皇考之舊、卽歸守藩屏、永祇臣職、非敢萌分毫踰分之望、此吾之誠心也、如固匿權奸、不去禍本、而唯欲散吾之衆、豈獨吾心所不能從、將士忠義之憤、其肯從乎、懇懇之心、唯在如此、前嘗兩奏書于朝、敷懇中悃、悉不賜答、此必奸臣慮非已利、邀截蔽匿、不以上聞、今備錄往、汝

觀之如汝不惑于權奸之所迫而能篤念我
皇考之大德

宗社之大計以及予至親之誼則以密聞於
朝廷達予之誠於上聽上處之若汝唯知有奸臣不復他
念卽無益之書繼今宜絕遂以兵刃見加予亦不得以
辭避矣

李贄曰此一封回書足當百萬雄兵猛將矣靖難師聞
之磨拳擦掌景隆師聞之閉日搖頭有血性者覽此自
知敵裏有人不戰遂屈也此必姚恭靖爲之他人未必
能辨

遼國名臣記序

李贄曰遼國臣記首方黃見遼國之事所由以成次張昂
見靖難之師所由以起故以此二項人爲卷之一第二卷
首徐輝祖首梅殷是誠遼國之名臣也若文職其人最堪
托者則鐵尚書鉉等其言皆堪采者則紀善周是修修讓
王叔英給事黃鉞御史韓郁尹昌隆叅軍高巍等而其中
最得力終始與遼國同難則有編修程濟在故以尚書侍
郎九卿翰林諸文臣爲第三卷科道爲第四卷布按二司
并府縣州佐雜流教官生員舉人衛卒等爲第五卷有名
無官有官無名及官名俱泯恍恍忽忽莫可推尋若轉輪

藏頂一束書若四川補鍋匠等為第六卷而以吳亮狗餽子鶯為第七卷終焉嗚呼為臣不易讀之真令人心死矣姚恭靖所謂讀書種絕不其然乎

卷次尋改定

善問是類類

山也其文類其人最難

如以地二取人為卷之一第二卷

首以黃忠經國文率由以水火是

加

兵部尚書齊公

齊泰溧水人初名德賜名泰洪武二十年鄉貢明年舉進士歷禮兵部主事三十年陞兵部左侍郎明年進本部尚書上嘗召太問邊將姓名太歷數無遺又問諸圖籍太出袖中手冊進簡要詳密上大奇太是年閏五月受顧命輔皇太孫時諸王皆尊屬擁重兵專制地嫌勢逼詔諸王臨邸中毋奔喪王國所在吏民悉聽朝廷節制詔下諸王不說謂此齊尚書疎間我也嘗使北平賄太太受

歸請為兵費 上益倚重太 文皇時自燕邸入臨至淮

安太言上急出 勅符勒歸國又與太常卿黃子澄建策

凡親王有罪國輒除建文元年靖難兵起太專主籌畫命

將出師 上日召學士輩討論周官法度處便殿弄柔翰

詔問外事一付太太遂移易指斥削屬籍或難之太怒曰

名正言順敵乃可服故靖難兵遂以誅太為名上疏請發

奸臣齊太黃子澄等與臣訊究 陛下即不發臣必不休

兵且抵京赤地千里時尚遣諸王督監諸軍太以谷王穗

漏師慮遼寧二王近燕為變皆召還遼王至寧王竟不至

二年靖難兵日進逼淮泗乃假謫太與澄官求解兵遣李

景隆致書於燕謂齊黃屏竄遐荒可息兵歸藩不聽進兵

益急尋召太未及還金川門開 建文遜去太追至廣德

欲往他郡起兵興復竟被執見 文皇歿之從兄弟敬宗

等皆歿叔時永陽彥等謫戍兒甫六歲給配赦還今其子

孫猶存故居為舖舍人猶稱尚書舖 仁宗為 長陵神

功聖德碑述建文焚崩喪以天子禮臣僚非其罪者咸復

之於是太等宗黨皆得赦給還田土且戒天下毋得以奸

黨相告訐云嘉靖中知縣謝廷蒞為祠祀太嘉靖乙酉尚

書鄭曉至溧水造太祠祀其五世孫光裕即六歲兒之後

也

李贄曰齊太等四傑所謂功之首而罪之魁也罪之魁
滅建文功之首聿興我成祖

太常卿黃公

太常卿黃子澄名湜以字行江西分宜人少受易歐陽貞
書周與學春秋梁寅有文行負盛名洪武十七年貢入太
學明年進士舉禮部第一授翰林編修陞修撰伴讀東宮
累官至太常卿建文爲太孫時坐東角門謂子澄曰諸王
尊屬擁重兵奈何對曰諸王僅有護兵纔足自守萬一有
變以六師臨之誰其能支漢七國非不强卒底亡滅小大
強弱之勢不同而順逆之理異也太孫喜每呼子澄黃

先生太孫卽位倚任子澄謂曰先生無忘東角門之言

子澄頓首應曰不敢遂出與齊太議削奪諸王兵權未幾

周王得罪建文書諭文皇文皇爲曲解子澄曰燕

周同母兄弟燕王出塞有功威名日盛不併去燕後難

圖於是出兵開平諸鎮及更置北平守臣伺府中事日急

靖難兵遂起及耿炳文諸將相繼敗北建文召問子澄

對曰勝負兵家常事今天下富盛兵強食足區區一隅豈

能當天下全力聚兵五十萬四面並進旦夕且成擒子澄

遂薦李景隆爲大將代炳文景隆尤昏懦忌刻戰輒敗棄

其師遁召還京又赦不誅子澄慟哭曰景隆出師觀望懷

不知人何以謀國

二心不亟誅。何以厲將士。練子寧亦執景隆於朝。且哭且數。請誅之。皆不聽。江淮諸將連敗。子澄拊膺慟哭曰。大事去矣。誤薦景隆。萬死不足贖誤國之罪。靖難兵至淮上。建文不得已。逐子澄。且密使募兵。而以竄齊黃使告燕。文皇曰。此緩我也。請悉召吳傑平安盛庸師還。卽已。金川門失守。文皇執子澄。責問不服。族其家。一子走易姓名。田經遇赦。家湖廣咸寧。正德辛巳。進士黃表其後也。

御史大夫練公

練子寧。名安。以字行。新淦人。洪武十八年進士。父伯尚。洪武間爲起居注。直言忤旨。出爲廣德州同知。遷臨汀鎮。

安二府通判。子寧初從鄉長者竹庄先生游。命賦水竹居

詩。有千山暮雨石泉通。一夜春雷籜龍長之句。竹庄大異

之。稍長。與金少保幼孜相友善。謂之曰。異日子必爲良臣。

我必爲忠臣。洪武甲子。領鄉薦。明年廷對。言近日朝廷

用人。徇名而不求實。小善驟進。小過輒戮。非育才用人之

道。剴切不顧忌諱。上親擢第二。授翰林修撰。未幾。丁內

艱。服闋。復除翰林。陞副都御史。工部侍郎。建文初卽位。

改吏部。與蹇義爲左右侍郎。又改御史大夫。李景隆奸邪

懷異志。屢敗召還。子寧執景隆于朝。數其罪。請誅之。不聽。

憤激叩首。言此賣國賊。臣備員執法。不能除妖。請先伏誅。

靖難兵既渡淮，靖江府直史蕭用道、衡府紀善周是修上書論大計，指斥用事者誤國，書下廷臣及兩人議用事者怒，詎二人子寧曰：「事已至此，尚不能容言者乎？詎者愧而止。」文皇卽位，縛子寧至，語不遜，斷其舌，曰：「吾欲效周公輔成王子寧，手探舌血，大書地上，成王安在？遂族其家，姻戚逮戍邊者百五十一人，越數年，吉水錢習禮以未及遠，爲鄉人所持，恒懷不安，以告楊榮，榮乘間以聞。文皇欣然曰：「使練子寧尚在，朕固當用之，况習禮乎？」子寧所著詩文名金川玉屑集，正德中江西提學副使李夢陽爲金川書院祠子寧，刊其集行于世。

文學博士方公

方孝孺字希直，一字希古，台州寧海人。父克勤，國初守濟寧，有惠政。孝孺自幼精敏絕倫，雙眸炯炯，日讀書積寸，爲文雄邁深醇，鄉人呼爲小韓子。長從宋濂游，宋門下多名士，孝孺一旦遂出其上。先輩如胡翰、蘇伯衡皆自謂弗如也。恒以明王道，闢異端爲己任。故世咸以爲程朱復出。洪武十五年，以吳沉揭樞薦，召見。上喜其舉止端正，謂皇孫曰：「此莊士，當老其才，且遣還鄉，會仇家得罪，詞連孝孺，籍其家，械送闕下。」上識孝孺名，特賜開釋，令奉祖母挈妻子還。二十五年，又以薦召至。上曰：「今非用孝孺時。」

道學家數

稍擢漢中府學教授孝孺日與諸生講明聖學蜀獻王聞其賢聘為世子師孝孺每見王必陳說道德講經論文無虛日王甚喜為名其讀書之廬曰正學皇太孫即位廷臣交薦召為翰林博士進侍講尋陞侍講學士凡將相太政議輒咨孝孺上好讀書每有疑即召使講解臨朝奏事臣僚面議可否必命孝孺就宸前批答孝孺嘗作書事詩曰斧宸臨軒几硯間春風和氣滿龍顏細聽天語揮毫久携得香烟兩袖還又曰風軟彤庭尚薄寒御爐香繞玉欄干黃門忽報文淵閣天子看書召講官時大召名儒修太祖實錄及類要諸書孝孺為總裁比定官制改文學博士靖難兵起日召謀議詔檄皆出孝孺手建文遜去文皇以姚廣孝言召用孝孺不肯屈繫獄一日遣人諭再三終不從又召草詔及見悲慟徹殿陛上降榻勞曰先生無自苦余欲法周公輔成王耳孝孺曰成王安在文皇曰渠自焚歿孝孺曰成王不在何不立成王之子文皇曰國賴長君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弟文皇又曰先生無過勞苦此朕家事耳置之左右授筆札曰詔天下非先生草不可孝孺大批數字云云投筆于地又大哭且罵且哭曰歿即歿詔不可草文皇大怒命磔諸市孝孺為絕命詞曰天降亂離兮孰知其由奸臣得計兮謀

國用猶忠臣發憤兮血淚交流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嗚呼哀哉兮庶不我尤時年四十六復詔收其妻鄭鄭先

自經歿宗族坐歿者八百七十三人孝孺初被薦時王叔

英與書以時措之宜為言孝孺亦然之及侍上輒慕古

王政即欲見諸行事以故多紛更卒無成效其文章四方

夷裔得一字寶於金壁所著有遜志齋集四十卷其餘諸

書逸不傳洪熙初仁廟嘗謂羣臣曰若孝孺輩皆忠臣

詔奸臣黨與從寬典方氏遺族始有赦還鄉者因立祠堂

祀孝孺成化初遺文始行或曰錄孝孺家時得魏典史澤

周旋藏其幼子以故孝孺尚有後謝文肅公詩所謂孫枝

一葉是君恩也孝孺歿節後至今百六十年人皆歷歷能

言雖人人殊其成仁取義之歿靡悔斷然不可泯滅而同

時文學柄用之臣際會功名史有別書以故魏惠安公澤

哀江南詞有曰後來奸佞儒巧言自粉飾扣頭乞餘生無

乃非直筆澤字彥恩應天人為刑部尚書謫海寧

李禿翁曰太祖初見孝孺喜其舉止端整曰此莊士

當老其材且勅還家既十年又以薦得召曰此未是用

孝孺時嗚呼我太祖豈但具有天眼蓋真具正法眼

矣然唯太祖乃能用孝孺使孝孺得用於太祖之

時則孝孺便成得一箇好良臣唯用於建文故遂成一

忠臣以死耳。嗚呼悲哉。雖然才者材也。材於春夏則長。養材於霜雪則摧殘。人但知摧殘之易。而不知長養之亦易也。我太祖以神武定天下。非不時時招賢納士。而一不當則斥。一得罪則誅。蓋霜雪之用多。而摧殘之意亦甚不少。建文繼之。專一煦以陽春。而孝孺輩又爲太祖所留之人材。長養成就。日致亨通。拔茅連茹。隨彙並進。是以四年之內。皆成仗節死義之臣耳。故曰四方風動。夫以孝孺爲之風。雖姚恭靖以一好殺之和尚。亦深勸。文皇帝以勿殺。何者。一殺孝孺。則後來讀書者。遂無種也。無種則忠義人材。豈復更生乎。故建文之時。死難之臣。若此。其盛者。以有孝孺風之連茹拔之。而建文復以春溫煦之耳。然在建文。但可謂能長養。死難之人材。而不可謂能長養輔弼之人材也。使建文果能長養輔弼之人材。則何難可成乎。我成祖又安能成一統之大業乎。

張葛湯余四公

張昺澤州人。洪武中舉。入才累官刑部左侍郎。建文卽位。諸大臣言。藩王相繼變。告藩國所在。宜簡精強謀略。有威望者爲守。臣彈壓。昺出掌北平布政司事。與謝貴並受密命。未幾詔讓。文皇昺貴遂集兵部署守王城。文皇亦

稱疾不出長史葛誠謂昺王無恙昺不信張玉朱能請
文皇起兵文皇曰昺貴已先發非計擒二人不可建文
元年七月六日會朝廷遣人逮府中官校文皇盡縛官
校置廷中召昺貴入與械去昺以文皇見兵大集窘不
得已縛府中人獻朝廷不妄防守遂懈二人入至端禮門
內伏兵起縛二人文皇擲杖起立曰我何病爲爾輩所
迫耳昺不屈死屍得還葬昺初至北平以吏李友直機警
可寄心腹令訶府中事友直輒先事泄昺謀以故府中得
爲備昺死友直遂得爲北平叅議靖難後族昺家焚殺近
戚程亨輩疎遠及里人並戍邊一子得避脫文皇嘗夢
昺被髮爲厲出焚其尸面色如生昺家上滾墳在水南正
德十五年知州馬汝驥立祠祀昺汝驥有行誼官至禮部
侍郎謚文簡

葛誠未詳何許人爲燕府長史文皇稱病暑月圍火輒
言寒三司官入問疾誠密告昺王非疾以不得上心故
誠又密疏聞上會燕人奏事京師遂執下獄得密謀踪跡
卽發符逮府官校又令貴昺發兵內應盡簿錄王府人
文皇大恨殺誠族其家

湯宗未詳何許人爲北平按察僉事上言北平按察使陳
瑛密受王府金錢有異謀逮瑛謫廣西靖難後瑛召還

院窮治建文諸臣多坐夷滅恨宗亦論歿

余逢辰字彥章宣城人為燕府教授陞伴讀靖難兵未起逢辰頗聞其謀遺書戒其子自分必歿起兵時逢辰泣諫歿之

魏國徐公

魏國公徐輝祖中山王長子也初名允恭太祖賜名輝

祖身長八尺五寸洪武二十一年嗣魏國公二十六年

遣諭北平防胡明年練浙江海上兵防倭三十九年會禮

部翰林院試國子師生第優劣移吏部錄用輝祖常侍

懿文太子學通經書大義從詹希元學書善書大字戊寅

閏五月建文即位特見信任八月兼太子太傅靖難兵起

與齊黃盧振張昺葛誠通謀議督諸兵北進靖難兵至江

上輝祖及開國公常昇分道出師禦戰將士往往離散不

肯向敵遂還京文皇即位勒罷尋幽繫永樂五年卒年

四十上曰輝祖與齊太輩罪同宜論歿朕念中山王平

定天下有大功曲赦輝祖今病歿中山王不可無後令輝

祖子嗣魏國公通給中山王歿後祿輝祖長子釋迦保見

上賜名欽中山王四子次添福次增壽次膺緒長女文

皇后次代王妃次安王妃增壽素通欵于北平壬午秋靖

難兵入金川門建文手刃增壽於左順門廡下永樂二年

贈定國公子景昌嗣初 燕王以太祖小祥遣世子及二弟往行禮世子兄弟三人皆魏國公徐輝祖之甥輝祖察高煦異常欲帝留之密奏曰臣觀三甥中獨高煦勇悍無賴自倚騎射非唯不忠抑且叛父他日必爲大患 帝以輝祖弟都督增壽與駙馬王寧皆力爲庇護乃遣歸國瀕行高煦竊入輝祖廐中取其良馬馳去

陳建曰齊眉山之戰輝祖帥師援何福斬其蔚州衛千戶李斌等十餘人斌

走還營掘塹以自 時南軍再捷北將皆懼議欲旋師朱能獨斥之曰 十戰九敗終有天下 殿下自

起兵以來克捷多矣一挫而歸寧能北面事人邪會京師傳言 燕王已歸建文謂京師不可無兵乃召輝祖還何福孤軍無援遂不能禦夫兩敵相持貴進忌退朱能勸而輝祖召還南北成敗之機決矣

又曰增壽之歿 上痛悼不已故卽位首褒封之尋進爵定國公子孫世襲一門兩公與國並世 本朝武弁鮮有其儔

又曰 文皇卽位武臣無一人不歸附唯輝祖不屈 上親見問輝祖不出一語始終無推戴意 文皇大怒下輝祖于獄法司追取供招輝祖操筆唯書其父開國

功勞子孫免死而已。上雖甚怒，終以元勳國舅，欲誅輒止，竟從寬典，止勒歸私第，革其祿米。

王世貞曰：當文皇之起兵，而徐公其妃弟也。公舍而恬然趣死，一何決也。於建文爲純臣，於中山王爲令子矣。故文皇以死全公之志，而弗奪其爵以報中山王。李禿翁曰：徐輝祖獨處嫌疑之地，時事之極難者，一心王室，不唯建文終始委任在朝，諸臣亦真心信之矣。旣見文皇絕口不開一語，唯到法司逼取供招，書中山王功勞子孫免死數字而已。彼其絕無乞憐之意，推戴之詞雖死且不復顧，又何有於世祿之隆崇乎。吾以爲輝祖可敬也。

駙馬都尉梅公

梅殷，河南夏邑人。汝南侯思祖從子。洪武十一年，尚寧國公主，爲駙馬都尉。恭謹有謀，能騎射。諸駙馬中，高皇尤愛殷，嘗受密命輔建文。靖難兵起，殷充總兵官，鎮守淮安，悉心防禦。文皇假道，殷割使人耳鼻，口授詞答。文皇曰：留汝口，與殿下言君父恩義。文皇竟不得道。淮安乃渡泗水，破盱眙，出六合，至京師。卽帝位，殷尚擁重兵。淮上，上迫公主招殷，公主嚙指血爲書，遣中使達殷。殷得書，慟哭，詢建文所在。中使曰：去矣。殷曰：君存與存，君亡

與亡吾姑恐俟之乃還京見上上曰駙馬勞苦曰勞而無功永樂二年冬都御史陳瑛言殷招藏亡命私匿胡人與女秀才劉氏朋邪呪詛幾得罪明年冬入朝殷仇家都督譚深指揮趙曦令人擠殷歿笄橋下曦誣殷自投水歿都督許成發其事上怒罪深曦二人對曰此上命也奈何殺臣上大怒立命力士持金瓜落二人齒斬之謚殷榮定初公主謂上殺殷牽衣大哭問駙馬所在上笑曰爲公主踪跡賊無自苦公主謹護二子順昌景福上以順昌爲中府都督景福指揮旗手衛僉事賜手書二甥曰朕不念爾母爾安得至今日二甥後改孝陵衛指揮

使宣德中與世襲孫純舉進士爲中都副留守或曰公主嘗遣書阻靖難兵文皇不答兵至淮北與公主書言典師不得已故令遷居太平門外勿懼兵禍公主亦不答公主高皇后長女后二女次適歐陽倫倫犯茶馬禁歿陳建曰殷有才智太祖最眷注臨崩皇太孫與殷侍側太祖首囑太孫曰燕王不可忽次謂殷曰汝老成忠信可托幼主乃出誓詔及遺詔授之曰敢有違天者汝其爲朕伐之至是靖難兵漸南逼建文乃令召募淮南民兵

合軍士號四十萬以殷統臨淮上扼燕師燕王遺殷書以進香至金陵爲辭殷答曰進香皇考有禁遵者爲孝

不遵者爲不孝。王大怒，復書言：「今典兵以誅君側之惡，天命所歸，實非人能所阻。」殷割使者耳鼻，不復報書。口授數語曰：「留汝口回去說，知其詞甚峻。」

都指揮謝公等二十七人

附有名者三人不可考者百餘人

都指揮謝貴未詳始所自起。建文卽位，兵部尚書齊太薦貴智勇，以爲北平都指揮使，俾覘藩府，令其練兵。卽有變，先發後聞。己卯六月，貴部置北平七衛兵布城中，逼王城，盡柵端禮四門。文皇計先擒貴，貴歿，兵盡散。

都指揮彭二亦未詳始所自起。建文初，爲北平都指揮，有威名。靖難兵起，殺謝貴，二急跨馬大呼市中，集兵得千餘人，欲入端禮門。文皇遣健卒龐來興、丁勝格殺二。

北平都指揮使馬宣靖難兵起，殺張昺、謝貴。宣巷戰不勝，東走薊州，起兵西逆戰，不利，退守薊州。出城再戰，又敗，被執，罵不絕口，歿。

北平行都司都指揮朱鑑守大寧。靖難兵至，諸將陳亨、房寬皆降。鑑力戰不支，被縛，罵不絕口，歿。文皇檄中所謂萬段凌遲處歿者，卽鑑也。

大寧大將卜萬謀勇自負，效歿無恨。每戰輒先登。靖難兵畏萬，萬部將陳亨欲降燕，畏萬不敢發。文皇貽萬書，盛

稱萬極詆毀亨，緘識牢密，召所獲大寧卒，解縛厚賞之。置

兵家妙在用間

通國名臣 卷五 三十一
書衣中，俾歸密與萬，故使同獲。卒見之，怪問守者曰：彼何為得此？守者曰：遣歸通密書于下都司，卒跪告守者曰：我得偕行，請惟命，無庸賞我。守者為請，得俱遣，竟不得賞。不得賞者至，即發其事。劉貞、陳亨搜卒衣，得與萬書，遂疑萬執下獄，藉其家。其間吳高亦類此。未幾，亨竟降，貞遁遼東。大寧相繼不守矣。今寧陽侯者，即亨後也。

都督廖鏞，巢人。祖永忠，以開國功封德慶侯。父權嗣封鏞，以適子，任散騎舍人。歷官至都督。靖難後，上以廖侯兩子鏞與銘嘗授學方孝孺，令召之。孝孺怒曰：汝讀幾年書，還不識箇是字。兩子復命。上怒，令軍校收孝孺。孝孺杖

衰絰至闕下，大哭。上益怒，令以刀抉其口，兩旁至耳，刑之聚寶門外。凡七日，罵聲不絕。廖兩子拾遺骸，葬聚寶門外山上。甫畢，廖氏亦見收。兩子遂逃去。永樂元年四月，錦衣鎮撫司奏獲鏞銘，送刑部論死。鏞弟鉞及從父淮安指揮僉事俱謫戍邊。鏞母，東甌王長女也。并銘女送浣衣局。都督孫岳，建文中充鳳陽守將。靖難兵起，大修戰守器械，撤寺材為戰艦，樓櫓戈甲咸有法。列寨淮西，水陸有備。靖難兵竟從下流渡淮，至盱眙，金川門不守。岳猶堅守中都。永樂元年，法司劾岳逮至京，宥死，安置海南。

都指揮瞿能，不知何許人，驍勇有名。建文即位，從李景

隆爲裨將，戰敗白溝河，諸將皆狼狽走，能父子獨力戰，死精兵萬餘人，皆死。或曰：能通之子。

錦衣衛指揮使宋忠，智勇有名。洪武二十九年，百戶有論死者，非其罪也。忠疏救百戶，御史劾忠。上曰：忠率直無隱，爲人請命，何罪爲？并宥百戶。戍邊。建文元年三月，勅忠以都指揮總邊兵三萬屯開平，盡簡燕府護衛壯士從忠聽忠節制。北平有永清、左右衛、左調屯彰德，右屯順德，都督徐凱屯臨清，耿璘屯山海，與忠相犄角。約北平藩閻張昺謝貴、長史葛誠爲內應。文皇殺昺、貴，誠起兵，忠率兵

三萬至居庸關，不敢進退。保懷來。文皇曰：宋忠握兵懷來，必爭居庸，宜乘其未至擊之。遂率精兵八千，卷甲倍道趨懷來，獲諜言忠謂諸將士家在北平者，並爲燕府誅滅。盡努力復家讐報國恩。文皇急令其家人張故旌幟，爲先鋒呼其父兄子弟相問勞家無恙，輒喜罵宋都督欺我，倒戈走忠，倉卒列陣未成。文皇一麾渡河，大戰敗奔入城，被執。死。子謙鎮南衛指揮使，靖難後謫戍邊。年十六賜死。

北平都指揮使余瑱與謝貴密謀不遂，貴死，瑱走居庸關。宋忠承制令瑱守關，瑱簡練關卒得數千人，將進攻北平。文皇曰：居庸險隘，北平之咽喉，我得此可無北顧憂。瑱若

據此拊我背宜急取緩則增兵繕守後難圖矣令指揮徐安鍾祥千戶徐祥等擊瑱瑱且守且戰援兵不至棄關走懷來依忠忠兵又敗同被執不屈死

北平都指揮彭聚與孫太副宋忠守懷來忠敗聚力戰死當是時諸將校爲靖難兵所俘者百餘人皆不肯降發憤死太半不可考矣

都指揮使孫太從宋忠戰懷來先登頗有斬獲靖難兵擇善射者並射太中矢流血被甲慷慨裹血力戰奮呼陷陣死

都指揮莊得建文初隸宋忠麾下懷來之敗惟得一軍獨全盛庸戰夾河得力戰助庸斬譚淵已而靖難兵勁騎乘暮掩擊得力戰死

江西都指揮使陳質建文初充叅將守大同陞中府都督同知靖難兵出懷來質以西師助宋忠忠敗退守大同靖難後被執不屈死

都指揮楚智驍將也從曹國公統騎卒遇靖難兵輒奮力戰夾河之役被執不屈死

都指揮張皂旗者不知其名力挽千斤每戰靖難兵輒揮皂旗先登軍中呼爲皂旗張轉戰山東屢有俘馘至夾河力戰死猶執皂旗不仆北軍皆異之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十四
指揮王資有膂力善騎射靈璧之役率步卒護軍餉諸將
兵敗輜重芻糧委棄狼籍不能獨完遂被執遣還京走鳳
陽從徐知府防禦靖難後追罪廢死

揚州衛世指揮崇剛靖難兵起剛練兵繕濬城濠御史王
彬倚任之兵至專以城守事屬剛晝夜不解甲同列懷貳
心者忌剛畏彬不敢發及彬被執爲徐政所縛張本又素
不喜剛剛亦不屈而死

指揮趙諒鄂國公外孫其母與孝康皇后兄弟也壯勇
知兵建文元年以諒爲留守右衛指揮僉事信任之諒能
效職無私交未逾月靖難兵起諒時時奉密命往來諸將
軍中督察正午秋常宗人並得罪諒亦坐廢憂懼卒

指揮宋瑄鄆國忠順公晟子也靈璧之戰披甲躍馬先登
斬首數級已而諸營兵敗瑄猶格鬪力屈死靖難後晟功

名大著封西寧侯卒永樂六年兵部上侯諸子孫名乞嗣
封瑄子本晟長孫宜嗣上惡瑄令瑄弟琥嗣侯琥尚安

成公主琥弟瑛尚咸寧公主琥罪廢瑛嗣侯琥尚安
指揮張倫勇悍負氣常喜觀古忠義事建文元年薊州衛
官起兵攻北平不克死倫聞之發憤合兩衛官各率其兵
南奔結盟報國初從景隆已而從盛庸有功靖難後死
薊州衛鎮撫曾濬同馬宣守州城靖難兵攻之不能下招

之降不肯出兵力戰兵敗為張玉所執不屈死
 衛鎮撫楊本中牟人或曰處州人初為太學生精於遁法
 建文元年募才略之士本應募兵部試授錦衣衛鎮撫時
 吳王撫軍觀兵及登將臺見大水森茫平階一軍皆不見
 本曰此水遁也及帥師北向本常持一鐵棒重三十斤臨
 陣馳突北軍披靡不敢前遂破之景隆忌本不上其功已
 而本約日出戰諸軍為後繼景隆謂諸將曰今日譬之一
 園瓜我輩種得熟乃被別人採去邪竟擁兵不救本上疏
 略曰刑屬三千罪莫大於不孝人倫有五德莫大於盡忠
 忘君虐民者不可以不懲喪師失律者不可以不罪今都
 督袁宇與耿炳文喪軍士二十萬於燕地 皇上憐其為

太祖故舊不忍加刑又曹國公李景隆四月進兵喪失兵
 馬無限 皇上責問乃歸罪羣下乞假臣為大總兵用能

用本之言何至失計

官一員召募義勇招撫軍伍凡先鋒叅謀軍政稽考等官
 臣當自保舉仍特命親王為監軍疾馳燕師則可免生民
 於塗炭奠宗社於泰山矣本遂師孤軍獨出被擒繫北平
 獄後 文皇攻濟南失利趙王奔還北平恐人心動搖索
 本殺之 文皇大怒曰本有才略予且欲用本奈何殺之
 本頸後無髮力戰有功而爵賞不及

燕山左護衛千戶倪諒上變告府中事府中官旗盡逮詔

獄于諒周鐸皆伏誅沒產壯者戍瘴鄉幼者刺離間親王
字充錦衣鞍轡局幼軍靖難後諒歿之

所鎮撫周拱元湖廣沅州人少讀兵書出入辰沅蠻中相
交易蠻人信之建文元年應募入京試騎射答策授錦衣
所鎮撫軍前差遣占候輒中主將令引步兵防餉舟靖難
後歿

兵部尚書鐵公

鐵鉉鄧州人洪武中國子生授禮科給事中調五軍斷事
奏對詳明上喜賜字鼎石藩府坐法刑官久鞫不能奏
當上屬鉉立決上益喜凡兩法司疑獄盡屬鉉未幾

陞山東叅政建文二年李景隆駐德州鉉督餉飛芻挽粟
水陸並進軍興不乏五月靖難兵圍濟南甚急鉉暨徐將
軍盛統兵高僉憲宋叅軍張都統王太守王府校等悉力
防禦令軍民詐降開城門候文皇入急下鐵板幾中比
出戰令軍士噪罵文皇窘大怒攻至秋七月不能克舍
之南去宋叅軍說鉉曰濟南天下之中北兵今南去其留
守北平者類老弱且永平保定雖叛諸郡縣堅守者實多
郭布政輩書生大叅公能出奇兵陸行抵真定南朝諸將
潰逸者稍稍收合不數日可至北平其間豪傑有聞義而
起者大叅公便宜署部號令招徠之北平可破也北平破

北兵回顧家室必散歸。徐沛間素稱驍勇。大叅公檄諸守臣。倡集義勇。候北兵歸。合南兵征進者。晝夜躡之。大叅公館穀北平。休養士馬。迎其至。擊之。彼背腹受敵。大難旦夕。平耳。鉉以軍餉盡於德州。城守三月。士卒困甚。而南將皆駑材。無足恃。莫若固守濟南。牽北兵使江淮。有備。北兵不能越淮歸。必道濟。吾邀而擊之。以逸待勞。全勝計也。乃設宴天心水面亭。犒問辛苦。述賦。賡歌。激發忠義。未幾。又有東昌之捷。建文以却敵之賞。賞鉉。進布政使。再陞兵部尚書。叅盛庸軍務。賜金幣。誥命封三代。鉉入謝京師。賜宴饋粟肉。小河之捷。中原震動。文皇欲北還。以諸將言再戰得勝。遂長驅渡江。鉉感憤。欲自裁。文皇登極。鉉尚擁殘兵駐淮南。已而擒鉉。至不肯屈。令一顧。終不可得。割其耳鼻。竟不肯顧。劈碎其體。至死罵不絕聲。時年三十七。子福安。戍河池。康安先卒。父仲名。年八十三。母薛。安置海南。

禮部侍中黃公

黃觀字瀾伯。貴池人。初從父贅姓許。幼穎敏。受學元黃。嘒嘒。夙節。觀益砥礪。嘗築翠微書舍讀書。洪武二十四年。會試禮部第一。廷對禦戎策。擢進士第一。授官翰林。復黃姓。累陞尚寶卿。禮部右侍郎。建文中。改侍中。掌尚寶司事。與方齊並見信用。文皇索齊黃時。觀草詔極其詆斥。建文

四年觀奉詔募兵上游并督諸郡勤王至安慶聞變觀痛哭謂人曰吾妻翁有志節必不辱招蒐葬之江上明日家人奔自京師言翁夫人與二女同被執有象奴得之翁持釵釧佯使出市酒殺遂急携二女率家屬十餘人投通濟門橋下處觀至李陽河既聞建文遜去卽朝服東向再拜亦自投羅刹磯湍流之中籍其家逮及姻黨柯暹初爲觀傳秘不肯視人後三十年縣尹清江龔守愚於觀故址立祠祀之今金陵賽工橋側亦有翁夫人暨三女墓祠

禮部尚書陳公

禮部尚書陳迪字景道宣城人洪武八年薦辟爲郡學訓導嘗爲郡草萬壽賀表上覽而異之十二年近臣薦召

爲翰林編修十八年陞侍講預修大典二十四年陞山東左叅政二十七年内艱二十八陞雲南右布政使時普定曲靖烏撒烏蒙諸夷煽亂迪率土兵擊破之捷聞賜金幣三十一年建文卽位改官制定六部一品免尚書鄭沂等徵迪爲禮部尚書建文二年知貢舉三年加太子太師辭兼俸靖難兵起與黃子澄等上疏陳大計迪受命督軍儲於外過家未嘗入聞變卽赴京師文皇繼統召迪責問迪慢罵不屈與子鳳山丹山等六人同日就戮將刑鳳山呼曰父累我迪叱勿言罵不絕口割鳳山等鼻舌熬

熟食迺迺唾之、益指斥、遂俱凌遲死、既死、人于衣帶中得詩、有曰、三受 天王顧命新、山河帶礪、此絲綸、千秋公論、明於日、照徹區區、不貳心、又有五噫詩、並悲烈、蒼頭侯來保者、拾其遺骸、歸葬縣、計家橋、洪熙初、詔釋迪宗、姻戚邊者、還鄉、給產業、成化壬寅、郡人祀諸鄉賢祠、甲辰、郡守涂觀復于迪故居、立祠祀之、後湮廢、嘉靖乙未、驗封郎中李默、謫判寧國、復置祠祀、郡人私謚曰靖獻、默文學才行、表著一時、仕至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丙辰春、為趙文華所誣、逮詔獄卒、

李贄曰、陳迪蒼頭侯來保當附

刑部尚書侯公

侯太直、隸南和人、靖難兵起、太督餉山東、濟寧不守、輜船陷沒、還京、建文四年、又出淮安、總軍餉、得便宜行事、文皇卽位、太至高郵、與其隸上高茅卯仔同執下錦衣獄、是年七月、歿、弟敬祖、子玘、皆論歿籍、其家幼子京兒、永樂九年、尚繫錦衣獄、

刑部尚書暴公

刑部尚書暴昭、山西人、為北平叅政、未幾、遷刑部侍郎、充北平採訪使、甫至境、聞變、亟走歸聞、上、建文元年、設平安布政司於真定、陞昭刑部尚書、掌司事、平安諸兵敗、召

歸京師靖難兵入出亡被執見成祖抗罵不屈去齒截手足罵不絕口至斷頸乃已

吏部尚書張公

附毛太

張統字昭季陝西富平人父月川文行知名統洪武中舉

通經為東宮侍書才識通敏太子器重統洪武十二

年冬陞通政司左叅議試左通政十五年雲南平出為右

叅政陞辭上賦詩二章賜統歷進左布政使凡土地貢

賦法令條格祠祀公廨上下典儀經費程度悉統裁定夷

民孚說遠邇奠安是時雲南寓賢董倫王景韓宜可輩不

問識不識皆厚恤之以故遷謫至者如歸二十六年三月

秩滿入觀治行為天下第一特令天下勿考賜璽書

曰曩者討平西南夷命官撫守爾統實先往任今五年言

出則諸夷聽服令布則四野歡忻皆由誠信相孚克共乃

職今年來朝不待考而朕知其功出乎天下十二牧之首

故嘉爾績復命爾仍治黔南汝往欽哉賜宴及道里費三

十一年召為吏部尚書滇人如失父母時建文旁求遺逸

日集闕下率命統試鑑識精絕各當其材會修太祖

實錄被旨試翰林編纂官考第高下統得楊士奇策喜曰

明達時務有用之才不但文辭之工也奏第一授王府審

理副靖難後召統及戶部尚書王純論曰卿二人久事

皇考習知典故，今皆老矣，其解職務，月給尚書半俸，居京師視時政，有戾舊制者，直告朕，無隱。統出，遂自經。吏部後堂歿。時吏部侍郎毛大亦歿。太文章政事皆優，所交並中朝俊彥。靖難兵起，數上封事條方略。故張統歿，太亦歿。統嘗爲雲南公廨，記曰：公廨廣三十七丈，袤百丈，有奇。段氏時稱東府，元爲行省。皇明底綏，萬方以洪武壬戌戡定。雲南就置布政使司，屋宇階庭雖有成績，較之華夏則規模差陋。唯堂與寢，其製頗精緻，旋榮累節，軒翊峻起。但歷歲已久，柱傾其漏者屢矣。周廡之外，儀以重門，功緒甚略。意精者其舊貫，而麤者元之改作也。東瑛左右司以下，西瑛管勾廳以下，屬寺悉附焉。統備員以來，旋拒烏合之徒，內訌而外叛，兵旣未休，饑疫隨之，日不暇給者凡五年。歲丙寅，始克儲材，明年冬，撤其堂而新之，正六楹，楹圍五尺，棟九架而衍其前，脊高四尋，簷殺脊之半，以強。越二年，再治材，且因且革，門寢暨經歷司始成，其外門兩廊仍未易也。初，令有司計木之數，與巨細若戶力之盈朒，差而賦之，轉致不立期，一從其便，其興徒也。較四州十一縣夫之壯者，每一州縣均作三四番，每番期十日，乍作乍輟，不敢妨其務，不敢竭其力，遷就數逾年，而迄未畢工。如是乎其難，且滯者何哉？蓋兵民之役，有征有屯，有築有餉，其大者如

此其小者未可枚舉故不得已為是迂拙之政誠不忍更促之也竊嘗論之雲南於古為荒外不治之地山林幽阻民俗草昧各種各部如蜂蟻然無教令等威之制無宮室服用器業之資生理既不足係其心又奇險可以容惡是以樂縱恣而安悖亂苟束之以法而強之以不能彼不信然相噬則缺然而長往矣昔在漢晉雖嘗設官亦即其要會而領之隋唐間頗置州郡皆不過羈縻而已固未嘗如中國閭井其人也元以四夷氣類相近因而撫之為宜然其弗靖者猶爾也是以志烈之士非不欲草薶而禽獮之顧其勢有所不行亦噤齟久之乃已徐而思之有如耐饑渴習霧露乘高走險殊死而不顧者乃其所長然而性多荒惰暗事機素無節制之可守雖則易合亦復易離智者察此則知所以制之矣必有人焉才兼文武而道濟方域曰德曰威曰廉曰信兼此四者而事不定人不安吾不信也故當無事則宜佚蕩簡易寬小過守大綱如班定遠之言或有蝨賊則乘其未滋霆衝電激指的而中之以懲其餘斯亦攻心伐謀之大端夫如是良怖急者可床下伏矣敬告來哲誠不知所以裁之洪武二十三年庚午閏四月十有八日

公為政大端具于此記

李贄曰洪武初年却有如此好人才

戶部尚書王公

王鈍字士魯太康人。洪武十年舉秀才。授主客主事。後復舉明經。授大名通判。屢遷福建參議。參政。坐轉漕不給。當罷。特宥。召遣持節諭撫麓川。平緬。却贈金。或曰夷且疑貳。奈何。鈍受之。悉輸雲南省藏。還陞浙江左布政使。建文初。陞戶部尚書。靖難兵至。鈍踰城走。後召見。曰爾向輔建文。間朕骨肉。今何顏邪。鈍頓首謝。命致仕。月給尚書半俸。永樂元年六月。鈍上言軍令屯種數事。皆從之。復命往北京。山東撫綏軍民。經理屯戍。二年四月。仍浙江布政使。與勅致仕。卒。子璽官至戶部侍郎。

或曰王鈍安得列名臣。李禿翁曰。卽其受贈金。悉輸省藏。一節便可稱大臣。特名臣云爾哉。受贈金。所以撫夷。毋使疑貳。輸省藏。所以奉公。非直爲潔大臣之道。如是而已矣。其得與張統巖震直等同居六卿之長。有以也。然張統歿於部堂。王鈍不歿。文皇亦卒聽受其言。而時時用之。則張公若不歿。亦未必不全身以退也。然王公之全身者。幸也。抑或有見於張公之旣歿。遂憐而曲全之邪。要之。到此時而歿。後矣。不歿於靖難兵至之日。則當如解縉。胡廣。楊士奇輩之勸進。未有隱忍在列。待詰問而後歿者。非余之樂勸人歿也。樂其能處歿耳。官

續通志卷五
至六卿之長在職又已多年豈解縉諸人居下列者比乎吾謂張公當請老於建文卽位之二年

工部尚書嚴公

工部尚書嚴震直烏程人洪武五年起家布衣歷陞工部右侍郎進尚書二十六年鄉民訴其弟姪不法上付震直訊報具獄上以爲不欺赦其弟姪已而坐事降監察御史二十八年陞右都御史復爲工部尚書洪武三十年二月震直上論兩廣鹽法得行江西安贛吉臨諸府震直質直勤敏上數稱之時時賜食復其家靖難兵起震直督餉齊魯間兵敗爲北兵所縛置布囊兩馬夾昇至北平建文遜位後復爲工部尚書奉使安南至雲南見建文悲愴不食吞金而死

戶部侍郎卓公

戶部侍郎卓敬字惟恭瑞安人七歲時相工曰此兒骨髮殊異必爲名卿惜血不華色耳年十五讀書寶香山風雨夜歸迷失道得一兕牛馮之歸比入門乃黑虎也洪武二十一年進士除戶科給事中陞宗人府經歷進戶部侍郎建文初燕王來朝敬密奏曰燕王智慮絕人酷類先帝夫北平者強幹之地金元所由興也宜徙燕南昌以絕禍本夫萌而未動者幾也量時而爲者勢也勢非至勁莫

此○議○勝○齊○黃○諸○公○遠○矣○

○燕○王○智○慮○絕○人○酷○類○先○

帝○夫○北○平○者○強○幹○之○地○金○元○所○由○興○也○宜○徙○燕○南○昌○以○絕○

禍○本○夫○萌○而○未○動○者○幾○也○量○時○而○爲○者○勢○也○勢○非○至○勁○莫○

能斷幾非至明莫能察建文覽奏大驚翌日語敬曰燕
 王骨肉至親卿何得及此曰楊廣隋文非父子邪建文默
 然文皇卽位責敬不奉迎怒欲殺敬而憐其才謂廣孝
 曰諸奸臣皆欲首先害朕唯敬諫徙封內地若聽其言則
 干戈息矣廣孝曰不然南昌地居下流金陵加兵特探囊
 取物耳毒哉禿哉使敬言誠用陛下豈有今日於是敬遂歿敬臨
 刑從容嘆曰變起宗親略無經畫敬歿有餘罪神色凜然
 經日猶如生夷三族文皇常曰國家養士三十年唯得
 一卓敬後四十年劉球傳其事私謚曰忠貞敬立朝慷慨
 英偉美丰姿善談論凡天文地理律曆兵刑皆能究察詩
 峭拔磊落所著文集五十卷

黃盧郭陳胡徐六公

禮部侍郎黃魁與陳廸黃觀共事魁行古雅有文學習典
 禮廸觀皆敬愛之靖難初不屈而歿

戶部侍郎盧迴浙江仙居人爲人疎爽不屑曲謹然大節
 皎然少喜飲酒飲酣輒長歌人或謂其狂旣仕顧折節恭
 慎靖難後不屈縛就刑長謳而歿聞者悲之或曰盧珙
 戶部侍郎郭任丹徒人廉慎有吏才調兵食軍興不乏靖
 難兵入金川門任不屈歿子經亦坐歿少子金山保戍廣
 西嘉靖中鎮江知府劉儲秀祀之鄉賢祠兵部侍郎陳植

廬江人元舉河南鄉試不仕洪武間起爲吏部文選司主事歷官兵部侍郎靖難兵至植受命督師江上有督將密議降者植責以大義督將恨之遂遇害督將率衆奉迎自陳邀賞文皇立誅之具棺歛植遣官護喪葬於白石山植宗人大懼皆變姓名走匿無敢會葬者

刑部侍郎胡子昭字仲常大足人初名志高富經術性方介從學方孝孺游漢中蜀獻王重子昭贈子昭詩以明經儒士薦爲榮縣訓導建文初陞翰林檢討又陞山東按察僉事進刑部右侍郎建文四年九月死臨刑詩曰兩間正氣歸泉壤一點丹心在帝鄉時年四十一父復初母郭氏皆年八十餘并其子五人紹續繼等皆謫戍正德中巡按御史熊相立祠祀之

兵部侍郎徐垕字宗實黃巖人以字行聘授風紀官垕以草茅愚孱辭授銅陵簿謫淮陰驛丞郡邑士多所造就召見獎諭屢聘主文衡陞蘇州通判擢兵部右侍郎靖難兵起奉使招集兩浙義勇明年建文遜位去垕家覆沒于京師垕義槩侃然杜門終老

卷五終

與清書中
喻史淵立師脈文
昔年八十翁其子正人
臨終繼其書清如
五歲中遊

續藏書卷六

遜國名臣

御史大夫景公

景清陝西真寧人，洪武二十七年進士第二人，初領鄉薦，遊國學，同舍生有秘書，清請之，不肯與，清固請，請以明旦即還，而書生旦往索書，清曰：吾不知何書，吾不假書于汝，生忿怒，訟之，祭酒清即持書往見祭酒，曰：此清所誦書，即誦書徹卷，問生，生不能誦一詞，祭酒叱生，生退，清即以書還生，曰：吾以子珍秘太甚，故相戲耳，清初赴舉時，過宿淳化主家，主家有女，為妖所憑，是夜清在，而妖不來，女詰之

曰、吾避景秀才清也、女以告父、父追及清、語之、清書景清
在此四字、令歸粘其門、妖遂絕、清試禮部第三、錄詩書二
經、入翰林、三載、改監察御史、三十年春、召見、嘉其才、命署
都察院左僉都御史、與實俸、出川陝巡察私茶、建文卽
位、擢左都御史、改御史大夫、文皇繼統、方孝孺、練子寧
等都歿、而清獨委蛇侍朝、人以其素頗疑之、一日早朝、清
緋衣入、先是星者奏文曲犯帝座甚急、文皇已疑清、及
朝、清獨著緋、遂收清、得所帶劔、不屈而歿、是夕精靈迭見、
族其家、已而時入殿庭爲厲、又命籍其鄉、轉相攀染、謂之
瓜蔓抄、村里爲墟、

都御史茅公

都御史茅大芳、太興人、博學能詩文、少有奇名、或贈之詩
曰、陸機此日能爲賦、賈誼何時復著書、洪武中、儒士應辟
典教淮南、考績入朝、高廟召對、悅之、擢秦府長史、勉以
董子輔相之業、賜賚甚厚、大芳感激、額其堂曰希董、方孝
孺爲記、稱大芳志意偉然、敦大和雅、不亢不誦、建文卽
位、擢右副都御史、靖難兵起、遺詩淮南、守將柳殷曰、幽燕
消息、近如何、聞道將軍志不磨、縱有火龍翻地軸、莫教鐵
騎過天河、關中事業蕭丞相、塞上功勳馬伏波、老我不才
無補報、西風一度一悲歌、建文四年八月、歿、子順童、道壽

文生並論死三孫添孫歸生死獄中有希董集五卷行于世

世盛天西關中事業漸不財寒上依德品外效亦未不

都御史陳公洪武十八年進士上見

陳性善名復初以字行山陰人

性善凝重謂侍臣曰性善君子人授行人司副入翰林為

檢討初誠意伯劉基卒命李鐸往取其遺書基子璉即

出觀象玩占石室中書從鐸詣闕上之性善善楷書召

人便殿繙錄上威嚴進見者惶汗手顫不成字唯性善

動止安雅書法端正上悅賜性善酒是時威譴叵測性

善留意日家人以為死矣比出大驚喜久之超陞禮部左

侍郎薦薛正言輩雲南布政使韓宜可諫謫籍性善薦起

為副都御史皇太孫在東宮時熟聞性善名及即位獨

召性善賜坐問治天下之要性善所言悉從然施行未竟

輒為有司所更性善請見曰陛下不以臣愚猥承顧問臣

既僭塵上聽許臣必行未幾輒改所謂為法自戾何以信

天下靖難兵起改性善為副都御史監軍建文四年三月

辛巳戰靈璧敗績與彭與明劉伯完王資皆被執文皇

縱之歸性善衣朝服躍入河死後加追戮家徙邊已而赦

大理少卿胡公高皇命與文皇

還高皇命與文皇

續通志 卷六
胡閏字松友鄱陽人博學修行高皇征陳友諒至鄱陽吳芮祠見壁間題竹幽人無俗懷寫此蒼龍骨九天風雨來飛騰作靈物高皇問祠中人此誰詩對曰里中儒生胡閏立召閏見置帳前久之官督府經歷建文中以直諫知名遷右補闕尋進大理少卿靖難兵起數與齊黃議軍國事壬午七月不屈歿籍其家子傳道論歿傳慶謫戍邊一女得釋歸貧甚無倚鄉人競遺錢穀曰此忠臣女也旬日饒足嘉靖初提學副使邵銳祀之學宮

大理丞劉公王公

大理寺丞劉端南昌人建文二年進士驟遷大理寺丞靖難後與同邑王高並坐縱方孝孺息樹陰劓鼻而終高與端同年進士又與端同官

右二賢皆是並坐縱方孝孺息樹陰劓鼻而終者又是一樣歿也

大理寺丞鄒公

鄒瑾吉安永豐人洪武二十七年遇金華王紳紳稱瑾志篤才敏議論磊落可嘉忠義人也洪武末薦至京建文二年爲大理右寺丞靖難後不屈歿

大理寺丞彭公

彭與明萬安人貢入太學洪武二十五年授兵科給事中

陞刑部浙江司員外郎建文元年陞湖廣按察僉事尋陞大理右寺丞與明廉勤律已剛毅敢言敏達能斷四年擇中朝官知兵有風裁者出江北督察諸將與明爲衆所推遂出淮西至靈璧會何福戰敗爲北兵所執文皇遣歸令傳語中朝士與明慚憤裂冠裳棄官變姓名而隱不知所終

太常少卿盧公

盧原質字希魯浙江寧海人洪武二十一年進士第三人授翰林編修孝孺遺原質詩曰奉天殿上榜初開共賀江南得異才好與青蘿居士說今年文運屬天台二十三年丁外艱賜傳奔喪二十八年陞太常少卿事建文累有建白靖難後召見不屈死族其家

大理少卿薛公

薛崑閩鄉人有口辯建文三年以鎮江知府爲大理左少卿是年方孝孺建議草詔令崑賫至北平又作宣諭數千言刊印千紙付崑令密散北兵諸將士崑見成祖曰上言殿下且釋甲謁孝陵暮卽旋師成祖叱曰事至此尚誰欺左右請殺崑成祖曰天子命使也釋之歸靖難後免崑死謫廣西

太常少卿廖公

廖昇湖廣襄陽人不知其所以進學行最知名與方孝孺
王紳輩友善洪武中爲左府斷事上知其賢二十九年
六月擢太常少卿建文元年正月勅修高廟實錄昇博
雅有史才朗達負氣書靖難兵事語多撫實聞忠誠伯等
自龍潭還慟哭與家人訣自縊死都御史陳瑛奏昇與黃
觀王叔英周是修王良顏伯瑋皆不順天命效死建文計
其存心與叛逆等並宜追戮上詔勿問

衡府紀善周公

周是修名德以字行江西泰和人少孤力學舉明經爲霍
丘學訓導入見太祖問家居何爲對曰教人子弟孝弟

力田太祖喜擢周府奉祀正逾年從王北征至黑山還
陞紀善建文元年王有過盡逮府吏詔獄是修以嘗諫勸
得免改衡府紀善衡府者建文之弟當是時衡王猶未

之國是修留京預修纂翰林好薦達知名士陳說國家大
計及指斥用事者誤國用事者怒共挫折之是修屹不爲

動靖難師渡江官中自焚是修留書其家別友人江仲隆

解縉胡靖蕭用道楊士奇付以後事暮入應天府學自經

府學今有祠祀公

死死年四十九文皇繼統都御史陳瑛言是修不順天
命請加追戮上曰彼食其祿自盡其心勿問是修常曰
忠臣不以得失爲憂故其言無不直烈女不以死生爲慮

故其行無不果。因取先代及近世忠節遺事，輯爲觀感錄。朝夕省覽。

李禿翁曰：周先生猶勝王先生良多。

翰林修撰王公

翰林修撰王叔英，字原采，台州黃巖人。洪武二十年薦起爲仙居訓導。三十年改海安府學。陞漢陽知縣。有惠政。嘗遇旱，祈禱不效，遂絕食。天大雨，復所晴。遂霽。建文初，方孝孺欲復古井田，叔英貽書力阻之，曰：「凡人有才固難能用，其才者尤難。子房之於漢，高能用其才者也；賈誼之於漢，文不能用其才者也。方今明良相值，千載一時，但天下之

事固可行于古而亦可行于今者，如夏時周冕之類是也。亦有行于古而難行于今者，如井田封建之類是也。可行者行，則人之從之也易；難行而行，則人之從之也難。從之易，則民樂其利，從之難，則民受其患。此君子之用世，貴得時措之宜也。召爲翰林修撰，靖難兵至淮上，建文遣使

四出募兵，叔英奉詔行。至廣德，聞上已遜位，卽慟哭。會

齊泰奔叔英，曰：「秦貳心矣，急擒秦至。」密問之，乃相抱哭。相語共圖再舉，已而知不可爲，乃沐浴衣冠，書絕命詞，藏衣裾間。自經于玄妙觀銀杏樹下。詞末有「千秋史官筆，慎勿稱希賢之句」。又題其案曰：「生旣久矣，未有補于當時，死亦

徒然庶無慚于後世。妻金安人，繫獄死。二女赴井死。祠山道士盛希年，收葬叔英于本州城西五里之地。正統中，楊士奇題曰：嗚呼！翰林修撰王原采墓，士奇叔英所薦起也。成化中，州守蒲田周瑛封植表識之。嘉靖中，鄒守益謫為州判官，立祠奉祀。太平知縣曾才漢又建忠節祠祀叔英妻，并二女。又有貞烈祠在黃淡畧上。

翰林修撰王公

王艮，字敬止，吉水人。建文元年，江西發解第一，明年舉禮部。廷試策最優，以貌不揚，易胡靖第一，艮第二，李貫第三。並授翰林修撰。如洪武十八年故事，艮初聞靖難兵起，輒憂不食，日羸憊。及渡淮，閉門涕泣不已。訣妻子，服毒死。

建文哀其忠，遣禮部侍中黃觀諭祭。永樂初，上出建文時羣臣封事千餘通，令解縉等編閱，留軍馬錢糧數盡焚。諸言語干犯者，因從容問貫縉等曰：爾等宜皆有之，眾未對，貫獨頓首曰：臣貫實未嘗有也。上曰：爾以是為美邪？食其祿，思任其事，當國家有事時，官近侍，獨無一言可采，朕非惡夫盡心于建文者，惡導誘建文壞法亂政耳。爾等前日事彼，則忠于彼，今日事朕，當忠于朕，不必曲自遮蔽也。後貫遷中允，坐累繫獄十年，竟死獄中。貫亦吉水人。

侍郎學士董公

董倫字安常，恩縣人，僑居宛平。質直，有文學，從游者稱爲貝川先生。國初擢用單縣儒士張寧，寧薦倫。洪武十五年，遣使徵爲右贊善事。懿文太子十八年，擢左春坊大學士。太子卒，出爲河南左叅政。上封事數千言，又薦肇州吏目諸葛伯衡。上擢伯衡陝西右叅議。三十年，註誤免官，典教滇南。建文在東宮，憐其老且遠去，賜白金若干。鑑及卽位，召拜禮部侍郎，兼翰林學士。賜御書怡老堂扁及髹几、玉鳩杖各一。倫上表謝，畧曰：桓榮設几杖於太常，不聞宸翰之賜；晏殊題舊學于神道，未見几杖之頒。自今將杖以戒墮，則當思四海或有饑餒之民，憑几以安身。則當念一物或有顛連之嘆，或曰：此孝孺代筆也。時解縉謫河州衛吏，與倫書所援。倫左右縉得召還，爲待詔。倫爲人質直敦厚，建文間，屢懇言宜親睦宗人，不聽。靖難後，倫年八十餘，令致仕出京，悒悒成疾，數日卒。

董倫、王景皆從雲南謫籍而起。至于六卿長貳，爲朝廷侍從，左右親密近臣者也。建文真若主矣，今王景不歿，董倫至，勒令致仕，乃悒悒歿，是均之不欲歿也。夫歿豈人所欲哉？然居此地，到此時，安有不歿之理也。建文二年，廷試一榜，胡廣第一，親改名靖。其二王良以貌嫌，似

于建文未爲知己反烈烈而死如此可敬也夫若第三
名李貫曷足道哉今董倫王景等吾若擠之使與李貫
等並則有人品有文學實亦非其等夷或曰此列建文
時諸名臣書也何必以死爲重乎若尊重死節則直曰
遜國忠臣可矣何以曰遜國名臣也卓吾子曰予因惡
夫爲李貫者幾錯會了鄭端簡公一場主意

侍郎學士王公

王景字景彰松陽人洪武初起家懷遠教諭歷知州山西
叅政謫雲南建文召景爲知縣留與修高廟實錄母憂
去服闋吏部尚書張統爲雲南布政使時知景薦陞禮部
右侍郎兼翰林侍講克總裁官靖難後進學士時言建文
崩上問景葬禮景頓首言宜用天子禮上從之景博
學能文章善書

翰林侍講唐公

唐愚士名之淳以字行山陰人建文二年勅翰林侍從
之臣方孝孺等集數千載經史中事爲一書又命舉優通
文學之士孝孺首薦愚士愚士時寓金陵爲李景隆子師
立召爲翰林侍讀賜冠帶令與孝孺俱領修書事進講前
漢書愚士父肅仕國初應奉翰林文字以故愚士得遍
游公卿間宋濂稱其文迨肅謫死臨濠愚士奉喪歸葬求

父遺文雖荒郵敗壁高崖斷石靡不纂錄什襲時時伏讀聲甚淒切聞者皆掩涕愚士長身巨鼻博聞多識爲文蔚贍尤長于詩翰洪武中數從景隆徧游燕薊秦周所過廢都舊邑名賢古帝遺跡輒爲詩歌論記性喜飲酒酒酣夜談傾坐晚得官近待未幾病病愈復起明年病甚比卒遺言請銘孝孺愚士貧無他宗族喪事數千百緡倚辦景隆孝孺爲聞上詔有司給舟歸葬

少卿學士高公

高遜志字士敏蕭縣人元末僑寓嘉興好問學嘗侍父宦遊吳中受業宣城貢師大鄱陽周伯琦遂昌鄭元佑爲文深純典雅成一家言年二十五爲鄞山書院山長洪武二年徵修元史入翰林爲編修累遷侍讀學士建文時遷太常右少卿兼學士庚辰會試與董倫爲考試官所舉士胡靖吳溥楊子榮楊溥胡濙輩靖難後皆爲名臣遜志存沒不可考是科同預較藝者右拾遺朱逢吉編修史官吳勤葉惠仲趙友士徐旭張秉燹監試御史王度俞士吉皆一時之選惟惠仲王度歿難餘皆位如故

國子祭酒張公

張顯宗字明遠汀州寧化人少喪父母黃守志訓教顯宗以文學著名洪武二十四年進士及第二十九年以編修

陞太常寺丞。賜衣一襲。三十年，署國子祭酒事。建文卽位，爲真上便宜數事，學政一新。壬午正月，陞工部右侍郎。靖難兵至淮，顯宗奉詔起義兵江西，募民出粟給軍餉。六月還，復爲祭酒。靖難後，江西兵執顯宗及布政使楊璉，按察使房安僉事呂昇，至南京，謫顯宗等戍興州。後平交趾，起顯宗爲左布政使，勞來撫戢，夷民安附。永樂七年卒。于官顯宗性行孝友，政事敏達，時以文學飾吏事，會交趾初平，人情未定，清林知州王賦武寧知州魏思善能奉行顯宗約束，皆有惠政，並卒于官。

翰林侍講樓公

樓璉字士連，金華人。常從宋濂學。洪武中以儒士召，歷官至監察御史，謫戍雲南。建文嗣位，屢下詔求賢，璉以文學舉入翰林，爲侍讀。靖難兵入，命方孝孺草詔，孝孺哭且罵，授之筆，擲諸地，曰：身可死，詔不可草。改命璉及王景璉，惶懼不敢辭，歸而憤悶，妻子曰：得無傷方先生邪？璉愧曰：我受刑猶可，正恐累及爾輩耳。遂巡一夕，自經死。

侍講學士王公

王達字達善，無錫人。洪武間爲大同訓導，過北平，私謁成祖，成祖喜，禮達。建文末，薦陞國子教職。靖難後，姚廣孝又薦達，陞翰林編修，再陞侍講學士。達謙和恭慎，能

詩文。上嘗問達建文君事對曰建文君亦可與為善顧
 輔導非人耳。上終薄達。一日達侍問達十難。上顧憐之
 八。上曰朕更有難字難汝。達懼服銀屑。上顧憐之
 命有司歸其喪。或曰達草靖難登極詔。或曰草詔者括蒼
 王景學士也。

參軍斷事高公

高巍山西遼州人。洪武十五年應貢入太學。十七年以孝
 行旌。授前軍都督府左斷事。建文即位。知州王欽應詔。

辟巍赴銓曹。上書論政事。其一曰。太祖有文王純一之

德。皇上有后妃不妬之行。百男君王上齊三代分茅胙

土。先據形勢。陝西百二山河。其人悍勇。西隣土番。故以藩
 王之長。秦府王之山西。表裏山河。地產良馬。其人剛壯。所
 謂山西將者是也。北近胡虜。故以晉府王之。燕國雖無名
 山大川之限。其南冀州。真保順平。大名諸府。所謂桑土之
 野。地里坦平。肥沃。供賦饒衍。北雖沙漠。不毛。廣蓄馬羊。其
 人不耕不蠶。皮衣肉食。弓馬是務。遼金殘元。藉之興業。故
 以燕府王之。四川雖曰西南。一隅山河阻深。玄德諸葛
 虎視吳魏。故以蜀府王之。其餘楚湘齊兗寧遼谷代慶肅
 星羅密布。比之古制。雖皆分封。過當。然太祖聖意。莫不
 欲護中國而屏四夷也。今各處親王。故多驕逸不法。此我

皇上所難處也。以臣愚見，若賢如河間、東平，則下詔褒賞，
之。其或驕逸不法，如淮南、濟北，初犯則容之，再犯則赦之。
三犯而不改，然後合親王告○言○果○用○可○無○靖○難○斤○矣○太廟，削其地而廢處之。豈
有不順服者哉？修身齊家，宣父明訓，睦族和邦，帝堯盛德，
惟皇上覽察焉。建文大奇巍，會靖難兵起，命從李景隆
出師，叅贊軍務。巍復上書言：臣願使燕，披忠膽，大陳義禮，
曉以禍福，遂遣往燕。巍自稱國朝處士，臣某上書燕國大
王，其詞云云：不報景隆兵敗，巍自掖南歸。建文二年五月
遇鐵鉞于臨邑，相持慟哭，共誓效死。遂趨濟南守城，拒退
靖難兵。巍作賦志喜，有曰：至濟南而被圍，思張巡之忠堅，
幸遇知己之鐵柱，更從英輩以雲聯若。軍之赴赴，感
統兵之桓桓，僉憲高公之糾謾，大叅宋公之周旋，掠陣張
都統之能勇，給儲王太守之從權，吾道王府校之論議，斯
文王肯構之勉旃，衆資羣策，屈力保全，盛統兵者，盛庸也。
餘不可考矣。京城破，巍縊於驛舍。又有高不危者，任建文
時，歿義弟宣，戍南海衛。或曰：不危，巍字也。
李贄曰：當時曷不以齊黃之任，任高不危，以李景隆之
任，任鐵相等乎？

經歷宋公監副劉公

宗人經歷宋徵，不知何許人，嘗與盧振謝昇、牛景先數言

耿曹諸將失律懷貳心靖難後縛至不屈死并殺其妻子
欽天監副劉伯完不知何許人洪武時重天官之學稍通
歷象占步風角者咸得衣食于官凡有征討必選通知天
文者從行伯完精於占候又諳回回曆法起疇人歷官欽
天監副靖難兵南下在歷城侯軍中從何福戰靈璧敗績
被獲釋還竟亡去莫知所終

給事中黃公

禮科給事黃鉞字叔揚常熟人以生員薦除湖廣宜章縣
典史建文元年舉湖廣鄉試明年進士授刑科給事中陞
戶科左改禮科建文三年外艱方孝孺屏左右問曰北兵

日南蘇常鎮京師左輔君吳人朝廷近臣今雖去宜有

以教我鉞曰三郡唯鎮江最要害守非其人不可鎮江指

揮童俊狡猾不可測蘇州知府姚善忠憤激烈有國士風

但仁慈有餘御下太寬此治郡之良才恐不足定亂然國

家大勢不在江南戎馬至此而禦之晚矣孝孺因附書于

善善得書慟哭靖難兵至江上善受詔總蘇松常鎮嘉

興五郡兵勤王以書招鉞鉞即日營葬訖遂趣善所時童

俊果以鎮江降靖難後詔暴善罪捕善急善麾下許百

戶素親善縛善去邀賞鉞聞之慟哭遂絕食閉目三日求

死或告鉞曰善款服已得宥鉞瞠目曰吾知善決無二心

且少俟善事定吾死未晚脫善果不歿吾將下報希直遂復稍稍食是年七月十一日善死報至鉞起登琴川橋西向再拜祀善哭曰君今與希直同歿國吾恐獨生乎祀畢給家人歸祭具從容整衣冠奮身入水死時北兵四出捕善黨籍籍言且併錄鉞家親族悉驚伏鉞友人楊福具棺楊福義士哀日夜泣橋側百方求鉞屍不得更數日屍忽自出立水中福大哭抱起易衣體猶不潰竟成禮葬之福父濠早奇鉞鉞與福共學福亦有古行

李宏甫曰卽此便見楊福古行矣不必言福亦有古行也此何時也動卽誅死見卽綁縛請賞至親皆避匿恐後福獨哭立水傍卒以禮從容殯葬其屍此亦黃黃門一類人全不以死爲念者使方正學早知而用之安至今日觀黃黃門與正學對面數語其見才識可以大用

給事中龔公韓公陳公

都給事中龔太字叔安浙江義烏人洪武十九年鄉薦明年入太學吏部策試第一除戶科試給事中建文三年遷都給事中 文皇渡江太與妻傅訣曰事至此我自分歿爾第携幼稚歸否則俱溺井無辱俄宮中火起太馳赴爲兵校所執見 文皇金川門以非奸籍得釋太自投城以歿年三十六子永吉累官兵部右侍郎改南京大理卿致

廷臣名臣

仕
戶科給事中韓永、陝西西安人。或曰浮山人。豐軀美髯，音吐宏朗，每慷慨論兵。建文喜之。靖難後，杜門不出，召入見，不屈死。

戶科給事中陳繼之，福建莆田人。建文二年進士。靖難兵起，建白多不遜。靖難兵入城，遂死。父秀，母黃氏，謫戍甘肅。道死。子徵仔，妻姚氏，女進奴，京奴，没人官。弟余翹等悉遠戍。

左拾遺戴公

戴德葵，奉化人。洪武二十七年進士第三人。初為翰林編

修三十年，與張信並陞侍讀。上諭曰：汝為侍臣，凡國家

政治得失，生民利病，當知無不言。昔唐陸贄、崔羣、李絳在翰林，皆能正言讜論，補益當時。建文中，改左拾遺。靖難兵起，與方黃畫兵事。靖難後，不屈死。

監察御史韓公

韓郁，未詳何許人。建文中上書言諸王親則太祖遺體，貴則康皇帝手足尊則，陛下叔父使二帝在天之。

靈子孫為天子，而弟與子遭殘戮，其心安乎？此皆豎儒偏見病藩封太重，疑慮太深至此。夫脣亡齒寒，人人自危。周王既廢，湘王自焚，代府被推，而齊臣又告王反矣。為計者

必曰兵不舉則禍必加是朝廷執政激之使然今燕舉兵兩月矣前後調兵不下五十餘萬而一人無獲謂之國有謀臣可乎經營已久軍興輒乏徒使中原無辜赤子困于轉輸九重之憂方深而出入帷幄與國事者方且洋洋自得彼其勸陛下必削藩國者果何心哉諺曰親者割之不斷疎者續之不堅陛下不察不待十年悔無及矣幸少垂洞鑑釋代王之囚封湘王之墓還周王于京師迎楚蜀爲周公俾其各命世子持書勸燕罷兵守藩宗社幸甚不聽郁未詳其所終

李宏甫曰此或爲補鑄匠或爲河西傭或爲轉輸藏項之二十餘人嘍嘍有聲者皆未可知也大臣生事禍國一至此哉絕可悲嘆黃子澄齊太輩雖寸斬亦終不足以謝天下矣

監察御史曾公

曾鳳韶廬陵人洪武末年進士建文初爲御史會藩王入覲馳皇道人且不拜鳳韶侍班言殿上宜展君臣之禮宮中乃叙叔姪之倫由皇道不拜太不敬上曰至親勿問靖難兵起鳳韶使北平請罷兵不報靖難後召復御史不至尋加侍郎召又不至刺血書襟上曰予生廬陵忠節之鄉素負立朝骨鯁之腸讀書而登進士第仕宦而至繡衣

郎既一歿之得宜可以含笑于地下而不愧吾文天祥屬妻李并子公望曰我歿勿易衣遂自殺時年二十九李亦自經歿

監察御史王公

御史王彬字文質兗州東平人洪武中進士起家爲御史巡江淮靖難兵至彬與指揮崇剛共守揚州指揮王禮欲舉城降彬與剛知之執禮及其黨繫獄彬外禦內防七日不解甲有力士能舉千斤彬常以自隨靖難兵飛書城中有縛王御史降者官三品左右憚力士莫敢縛禮弟宗厚賂力士母誘其子出會彬解甲浴遂爲千戶徐政張勝所縛昇至城上投靖難兵中不屈歿政遂出禮等于獄與江都知縣張本開城門出降正德中揚州祀彬名室

董葉魏甘四御史

御史董鏞或作庸不知始所自起亦不知何許人建文時諸御史有志節效忠者時時會鏞所將校懷貳不力戰者輒露章劾之靖難後爲衆所持論歿家徙戍邊
御史葉希賢或曰浙東人或曰起家鄉薦入臺侃侃自負建文時屢疏言兵事又嘗劾耿李二大將失律喪師靖難後坐逆黨歿

御史魏冕吉安永豐人勁直有才氣靖難兵至有約開門

者冕率同僚十八人卽殿前殿之幾歿會輟朝冕及鄒瑾大呼請速加誅明日宮中火起冕自盡法官請追罪夷其族

御史甘霖懷寧人洪武丁卯鄉薦爲御史剛介敢言中臺推重之靖難後被執求歿從容受戮子孫相戒不復求仕正德中知府胡纘宗祀之鄉賢祠

御史王公鄭公

王度字子中廣東歸善人以明經薦爲山東道監察御史卓有風裁疏十餘上多見采行靖難時李景隆累敗退保濟寧以盛庸代度密陳便宜是以有東昌之捷徵景隆還不誅反用事忌盛庸與度度相疎斥二年夏靖難兵益急度請募兵未幾遂有小河之捷勅度勞軍徐州比還鳳陽不守方孝孺與度書相誓以歿四年秋七月謫戍賀州坐語不遜夷其族年四十七

鄭公智字叔貞台之寧海人力學好古工文辭方孝孺薦之蜀獻王召至成都王與語經史論時執王大說建文初侍孝孺至京尋舉賢良爲監察御史靖難後坐方黨論歿

御史尹公主事巨公

尹昌隆字彥謙太和人洪武十八年進士授翰林修撰改監察御史建文卽位早朝晏昌隆諫曰太祖高皇帝雞

鳴而起，昧爽而朝，未嘗日出以臨百官，百官于是乎戒懼。今陛下嗣守大業，固宜追繩祖武，未明求衣，乃溺于晏安，日刻甚晏，猶未臨朝，羣臣宿衛，疲伺廢業，上下懈弛，非社稷福也。建文曰：昌隆言中朕過，禮部可卽頒示天下。靖難兵旣南，昌隆上言：今事勢日去，而比來章奏，每以周公輔成王爲言，不若罷兵息戰，許其入朝，彼旣欲申大義，于天下不應便相違戾，設或有蹉，便當讓位，不失守藩。若沉吟不斷，禍至無日，進退失據，雖欲求爲丹徒布衣，不可得矣。靖難後，昌隆名在奸黨，驅出就戮。昌隆大呼曰：臣曾上書勸讓位，奏牘尚在，可覆也。于是檢奏有之。上曰：火燒頭，早從此言，南北生靈受禍，不若是酷。朕亦無此勞。遂貸昌隆死，亡何，以爲北平按察知事，行戶部主事，改禮部尚書。呂震喜，諂忌昌隆，誣昌隆與谷庶人通謀，遂論死。沒其家。後震病，時時呼號乞解，曰：尹相尹相，妻子問故，曰：昌隆守欲殺我，震竟死。

按察使王公

王良，字天性，河南祥符人，歷官刑部左侍郎。建文三年，問燕國人罪，從未減左遷浙江按察使。文皇卽位，詔召良。

良集臬司諸印私第躑躅未能決妻問故曰我分應死未
知所以處汝耳妻曰我何難君爲男子乃爲婦人謀乎遂
餽良食置其子池傍自投池死良殮妻畢自列薪于戶寫
遺囑付家人令妻抱幼子往匿某僉事所遂舉火闔室自
焚死事聞上曰死本良分也朝廷印信良不得輒毀良
毀印不得無罪徙其家於邊台人陳璉私識良死事每談
及流涕沾襟正德戊寅浙江按察使梁材提學副使劉瑞
改公署東水鑑亭爲祠祀良
李宏甫曰良以問燕人罪從末減被謫則其人已有大
學識可任用矣文皇詔召蓋欲用之也良與夫人乃
從容以死夫人餽食于良先良而死良殮祭夫人嗚呼
幼子畢然後死雖建文印信亦不肯留一顆以與文
皇嗚呼烈哉

按察副使程公

程本立系出伊川徙崇德與海鹽沈壽康友善洪武九年
除秦府引禮舍人十三年補周府引禮官從王之國二十
年春進長史從王來朝被累謫雲南馬龍他郎甸長官司
吏目留家大梁從一僕去會死可伐煽誘百夷爲逆本立
單騎入夷巢諭以利害諸酋落感說是冬諸夷復變帥藩
沐英張統屬本立行縣典兵事且撫且禦本立不避險難

山行野宿、自楚雄姚安抵大理、永昌、鶴慶、麗江、往來綏輯、民夷稍安、二十五年、英卒、本立爲文祭、英宗人重本立、請本立撰碑記、述英功德、三十一年、奏記入京、應天府尹向寶、翰林學士董倫、薦本立學行政事、宜留、徵入翰林、充纂修官、修太祖實錄、建文三年、實錄成、改江西按察副使、未至江西、聞靖難兵入、自縊、歿後百三十年、福建布政使吳昂、刻其巽、隱集于閩、壽康、洪武庚戌、旌表孝子、知縣王文、禮敬之、

僉事胡公林公

按察僉事胡子義、刑部侍郎子昭弟也、薦辟爲威遠訓練、歷蜀府典寶、山東按察僉事、聞兄歿、辟世丹稜蜀獻王、聞而憐之、有二子、竟棄去、莫知所終、

按察僉事林嘉猷、台之寧海人、師同邑王琦、琦坐累徙雲南、嘉猷徒步千里追別、又行六千里至漢中、師方孝孺、孝孺得嘉猷、鄭叔貞喜曰、匡我者二子也、洪武二十九年、以儒士校文四川、累遷陝西按察僉事、靖難後、坐方黨、逮至京、建文四年、九月丁亥、歿、

叅政鄭公

鄭居貞、徽州人、洪武中、以明經舉、授鞏昌通判、陞禮部郎中、建文時、爲河南叅政、永樂初、坐方黨、歿于南京、方孝孺

之為漢中教授也居貞常以詩送之曰翩翩紫鳳雛羽翮
 備五彩徘徊千仞翔餘音播江海於焉覽德輝濟濟鏘環
 佩天門何嵯峩羣仙久相待晨沐晞朝陽夜息飲沆瀣如
 何復西飛去去秦關外岐山諒匪遙喙食良自愛終當巢
 阿閣庶以鳴昭代

卷七

續藏書卷七

遜國名臣

知府姚公

姚善字克一湖廣安陸人為諸生時扁讀書所曰待旦軒
 會稽唐之淳為之銘洪武中鄉舉歷祁門丞同知廬州重
 慶三十年擢知蘇州府善洞達政體張弛寬密允協時宜
 數造請郡賢考求治道稍因俗救正吏民回嚮轉稱大治
 為列郡最隱士王賓居陋巷善往候舍車詣門賓問為誰
 曰姚善賓乃開門延語及賓報謁面府門再拜而返又將
 候韓奕奕避入太湖善歎曰韓先生可謂名可聞而面不

可見者錢芹自守甚高善願見不得有俞貞木者以明經見重于善月朔望必延致學宮講經書訓士一日饋米于貞木誤送芹所芹受之吏覺其誤詣貞木以告貞木曰錢先生不苟取與今受不辭必仰府公之賢耳善聞之欲往候仍先使人道意芹對使者曰芹誠願見然芹民也若明公弘下士之風請俟月朔會于學宮善如期至迎芹置上坐請質經義芹曰此士子之業公今有官守何不詢時務善益起敬請問今日急務芹出授一簡竟不交一言而出善視之皆戰守制勝之策時靖難兵已出北平善于是密結常鎮嘉松四郡守訓練民兵相約勤王而荐芹爲行軍

司馬建文元年善至京師畫策防禦建文用漢破七國策

貶齊黃于外善言于朝曰人有文武才畧可扶顛濟危者反置散地不用今事已狼狽須急召之詢其姓名不對再三詢之曰今人才豈有過于黃大卿者遂復召還二人四年詔善兼督蘇松嘉常鎮五郡兵勤王未及戰

文皇卽

位索子澄甚急于澄避善所約共航海善謝曰公可去善不可去公朝臣四往號召圖興復善職守土義當與城存亡子澄遂去善爲麾下許千戶等縛見文皇詰善曰若

一郡守乃敢舉兵抗我邪善厲聲不遜歿時年四十三子節謫戍賀縣千戶所幼子繼兒蘇州坐配保兒項兒習匠

正德十一年湖廣巡撫秦金祀善鄉賢祠韓奕潛心理學
尤精于醫洪武初累薦不起所著有韓山人集

知府陳公

陳彥回字士淵福建莆田人父立誠歸安丞被誣論死家
破彥回謫戍滇南弟彥困遼東彥回未入滇家人多道死
比至蜀唯彥回與祖母郭存會赦又弗原監送者憐而縱
之又貧不能歸乃往依定遠知縣黃積良稱黃姓積良罷
依南充縣丞于中和已而闕中教諭嚴德致荐彥回明經
爲保寧府學訓導三考至京承顧問陞平江知縣至平江
閏十二月上崩彥回入臨給事中楊維康荐彥回文學

廉幹陞徽州知府至徽數日政教一新士民感悅建文元
年春以循良受上賞是冬大母郭氏卒承重徽父老走京
乞留會彥回哀經赴闕疏乞得復陳姓奪服留徽除彥
困戍藉葬郭徽郡北十里北山之陽彥回時走山中哭故
徽人名爲太守山云靖難兵至江上彥回糾義勇勤王
文皇卽位械至京死籍其家

知府王公葉公

王璉字器之日照人以賢能荐洪武中授寧波知府璉自
奉儉約一日見饌兼魚肉大怒令撒而瘞之號埋羹太守
靖難兵至江上璉造船取海道勤王爲衛吏卒縛至京見

文皇文皇問造船何爲，璉徐對曰：由海道趨瓜州，截路耳。文皇亦不怒，釋還田里。鄰人黃學憲潤玉贊璉曰：富貴不淫，患難奚恤，神明其心，始終一德。

知府葉惠仲名冕，恭以字行，浙江臨海人。初任廣武衛知事，陞知縣。建文初，以知縣充史官，修高廟實錄。二年，同考禮部。陞知府。永樂元年二月，坐修實錄時書靖難事爲逆黨，論死，籍其家。

知縣顏鄭二公

附胡先子有爲弟，丘友晏壁。

沛縣知縣顏伯瑋，江西廬陵人，名瓌，以字行。聰敏介直，能文章。建文元年，以賢良徵，授沛縣知縣。靖難兵起，淮北民終歲給軍餉，伯瑋征戢有方，民不告勞。三年六月，北兵掠濟寧，游兵過沛，沛人竄匿。伯瑋設法招徠，會設豐沛軍民指揮司，集民兵五千人，築堡備禦，尋調二千人益山東兵。是月望日，靖難兵攻沛，伯瑋遣縣丞胡先百夫長邵彥莊

間行至徐，告急。都督援兵竟不至，度不能支，令其弟珏與子有爲還，曰：汝歸白大人，子職弗克盡矣。題詩察院壁曰：太守諸公鑒此情，只因國難未能平。丹心不改人臣節，青史誰書縣令名。一木豈能支大厦，三軍空擬築長城。吾徒雖死終無憾，望采民艱達聖明。是月二十二日夜二鼓，靖難兵入東門，指揮王顯迎降。伯瑋冠帶升堂，南拜慟哭曰：

臣無能報國、遂自經死、時年五十、有爲不忍去、復還見父屍、遂自刎以從、珏脫走濟寧、逾月還沛、詢邑人知胡先已收葬伯瑋父子于沛南關外、乃至徐、告伯瑋友人晏璧、璧與伯瑋同郡、官于徐、因爲伯瑋傳其事、伯瑋善事父母、友于兄弟、睦于族媼、鄉黨稱其六行無異辭、以故守令知而荐之、及爲沛令、數以事至徐、又同督運德州、每連床共食、談誦慷慨、練達機宜、深喜鄉郡之有人、屬縣之得賢長吏也、古語云、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邦國、危則亡之、若伯瑋寄百甲之命、素志已定、視死如歸、賢于人遠矣、觀此、璧亦行誼君子也、正統中、御史彭勗爲伯瑋起墳、祠祀之、

蕭縣知縣鄭恕、字本忠、浙江仙居人、寧波知府禮聘爲昌國訓導、未幾、陞蕭縣知縣、留心撫字、民愛敬之、建文四年、靖難支將王聰攻破蕭、恕死之、年五十六、後籍其家、二女當配、亦死、子濂、混姪溫、以謫北平種田、

縣丞劉公

劉亨、字嘉會、廬陵人、博通經史、洪武十五年、以賢人君子徵、辟親老歸養、久之、復舉經明行修、入對稱、旨、命說書、華蓋殿、尋言事忤、執政、出爲壽州訓導、三十一年冬、建文詔求言、亨言文武並用、久長之術、而六卿秩卑于五府、當

並爲一品國子祭酒師表天下士位不當在太僕下諸武
臣子弟他日當授之兵宜立學教之使知事上使下禮義
之道多見採用陞武進丞靖難後有言亨昔在建文時上
書改舊制者又坐他事罷歸亨遂杜門不復出及薦修永
樂大典力辭疾湖廣廣東聘考試官皆不就宣德中監察
御史尹崇高復言亨學行雖老可爲師表官亨造朝自言
年將八十不足任教事上曰伏生九十尚傳經八十教
官何不可亨懇辭吏部尚書郭璉曰孔子言老者安之宜
聽還鄉自便得歸正統中年八十二卒

吏目鄭公等九人

附朱寧等二百九十人

吏目鄭華浙江臨海人字孝思洪武十八年進士初授行
人奉使川廣有令名建文元年誑誤謫東平州吏目靖難
兵起謂其妻蕭曰吾義必死奈親老汝少何妻泣對曰君
能爲國妾獨不能爲君乎乃稱病送還家時州長貳以靖
難兵再至盡棄城走華獨率吏民憑城守力不支不食五
日死

主簿唐子清不知何許人在沛有善政民愛之顏知縣守
沛專調兵食一切邏察事皆付子清靖難兵執子清欲殺
之將兵者欲且留子清不屈死

典史周縉字伯紳武昌人以太學生授永清典史廉謹攝

謝昇當建文時練兵給餉夙夜効勞靖難後不屈死振景
先璿昇皆不知何許人亦不知其始所自起任何官或曰
璿諸城人

李禿翁曰當時吏目官主簿官典史官皆能死守不辱
如此若松江同知知其官名而不知其姓名若牛景先
周璿謝昇并盧振等四人知其姓名又不知爲何官雖
然猶愈於朱寧等二百九十人官名姓名兩失而兩無
傳也此後學後生者之罪不敢不以爲恨也

舉人劉公

劉政字仲理長洲人聰敏力學治春秋建文元年秋方孝
孺試畿輔士題命論語托孤寄命章得政卷喜曰此烏中
孤鳳當虛左處子是科登賢書二百十四人政第一四年
建文遜位殺孝孺政慟哭不食死或曰政在永樂中誓不
復仕授徒終其身

李宏甫曰劉政兩處皆得君師義一劉政義在其師孝
孺義在故主等死矣安有兩死不死亦無二

典史魏公

魏澤字彥恩溧水人有學行洪武中累遷至刑部尚書先
是文皇南下姚廣孝曰殿下至京幸全方孝孺殺此人
則天下讀書種子絕矣文皇曰然比至京建文遜去召

孝孺孝孺忤旨因有滅十族等語遂械繫獄然以廣孝言猶未殺孝孺且收捕其族黨每捕至輒下獄林孝孺終不屈乃盡殺之澤是時謫為寧海典史當捕方氏悉力保護周旋以故方氏有遺育謝文肅公詩所謂孫枝一葉者澤之力也後過孝孺故居為詩悲悼詩曰筍輿衝雨過戾城撫景令人感慨生黃鳥向人空百轉清猿墮淚只三聲山中自可全高節天下難居是盛名却憶令威千載後重歸華表不勝情

卓吾曰劉政為其師魏澤為其友嗚呼世無若人則師友之道絕矣

教授陳公

伍性原

陳應宗

林珏

陳思賢廣東茂名人洪武末為福建漳州府儒學教授以忠孝行誼勗諸生隨材教育多所成就文皇靖難詔至

漳州思賢放聲大哭曰明倫之義正在今日遂堅卧不出迎詔率其徒伍性原陳應宗林珏鄒君默曾廷瑞呂賢即明倫堂為舊君哭臨如禮郡人執送京師思賢暨六生咸以身殉或曰咸死于道嘉靖中提學副使邵銳立祠祀之

教諭王公

附

十禎

女靜

王省字子職江西吉水人洪武五年領鄉薦至京詔免會試命吏部次第擢用省以親老乞歸養尋以文學徵

令事捕蝗弭盜靖難兵起永清地近燕縉極力拒守縣民寡弱相率逃散縉度不可爲懷印南奔將他圖道聞母喪歸終喪卽出糾義旅勤王戎器數日略具聞南師燿遂去匿民間壬午十月吏部言前北平屬州縣官朱寧等二百九十人當 皇上靖難時俱棄職遠避宜置法典命入粟贖罪屯戍興州有司遂械縉至京謫興州居數年子代還年八十終于家吳文定公嘗爲縉傳以故得獨傳朱寧等二百九十人竟不可考

典史黃謙亦不知何許人以儒生爲沛縣典史果敢能戢下顏知縣禮遇之益効力盡職靖難兵欲執至徐招降謙

不屈死

松江同知者不知其姓名勤王 詔下同知榜募義勇入援極言大義感動人心并述靖難之兵垂恩違義 文皇卽位械至京磔于市

盧振靖難兵起與徐輝祖齊黃謀畫攻守効力爲多靖難兵畏之壬午秋逮至不屈榜振名數其罪殺之夷其族牛景先禦靖難兵數有功金川門失守景先變姓名易服出走死蕭寺中已而窮治齊黃黨逮景先妻妾發教坊司周璿建文中從將校戮力戰守靖難後不屈死妻王氏子蠻兒皆沒官

謝昇當建文時練兵給餉夙夜劬勞靖難後不屈死振景
先璿昇皆不知何許人亦不知其始所自起任何官或曰
璿諸城人

李禿翁曰當時吏目官主簿官典史官皆能死守不辱
如此若松江同知知其官名而不知其姓名若牛景先
周璿謝昇并盧振等四人知其姓名又不知爲何官雖
然猶愈於朱寧等二百九十人官名姓名兩失而兩無
傳也此後學後生者之罪不敢不以爲恨也

舉人劉公

劉政字仲理長洲人聰敏力學治春秋建文元年秋方孝
孺試畿輔士題命論語托孤寄命章得政卷喜曰此鳥中
孤鳳當虛左處子是科登賢書二百十四人政第一四年
建文遜位殺孝孺政慟哭不食死或曰政在永樂中誓不
復仕授徒終其身

李宏甫曰劉政兩處皆得君師義一劉政義在其師孝
孺義在故主等死矣安有兩死不死亦無二

典史魏公

魏澤字彥恩溧水人有學行洪武中累遷至刑部尚書先
是文皇南下姚廣孝曰殿下至京幸全方孝孺殺此人
則天下讀書種子絕矣文皇曰然比至京建文遜去召

孝孺孝孺忤旨因有滅十族等語遂械繫獄然以廣孝言猶未殺孝孺且收捕其族黨每捕至輒下獄林孝孺終不屈乃盡殺之澤是時謫為寧海典史當捕方氏悉力保護周旋以故方氏有遺育謝文肅公詩所謂孫枝一葉者澤之力也後過孝孺故居為詩悲悼詩曰筍輿衝雨過侯城撫景令人感慨生黃鳥向人空百轉清猿墮淚只三聲山中自可全高節天下難居是盛名却憶令威千載後重歸華表不勝情

卓吾曰劉政為其師魏澤為其友嗚呼世無若人則師友之道絕矣

教授陳公

伍性原 陳應宗 林珏 鄒君默 曾廷瑞 呂賢

陳思賢廣東茂名人洪武末為福建漳州府儒學教授以忠孝行誼勗諸生隨材教育多所成就文皇靖難詔至

漳州思賢放聲大哭曰明倫之義正在今日遂堅卧不出迎詔率其徒伍性原陳應宗林珏鄒君默曾廷瑞呂賢即明倫堂為舊君哭臨如禮郡人執送京師思賢暨六生咸以身殉或曰咸死于道嘉靖中提學副使邵銳立祠祀之

教諭王公

附 十禎 女靜

王省字子職江西吉水人洪武五年領鄉薦至京詔免會試命吏部次第擢用省以親老乞歸養尋以文學徵

上親試稱旨當殊擢省自陳才薄親老乞便養得浮梁教諭外艱起復改睢陽凡八年又改濟陽靖難兵至省爲游兵所執從容引譬詞義慷慨衆舍省省歸坐明倫堂伐鼓集諸生謂曰若等知此堂何爲名明倫今且勿多論只說君臣之義何如省大哭諸生亦哭遂以頭觸柱死女靜適卽墨簿周岐鳳聞靖難兵至濟陽謂父必死三遣人往訪竟得遺骸歸葬省子禎爲夔州通判亦抗節死賊中。

生員高公

高賢寧濟陽儒學諸生也受學於教諭王省建文中貢爲國子生靖難兵攻濟南不下以箭射書城中使亟降賢寧時在城中作周公輔成王論射城外請罷兵靖難後被執文皇曰此作論秀才邪秀才好人命官之賢寧固辭其友紀綱時爲錦衣指揮倖用事勸賢寧就職賢寧拒不聽君從容以軍旅發身我本書生食祿有年於義不可綱言於上得遣歸年至九十七卒

李宏甫曰此人頗近自然唯不失吾正氣而已故亦自然不損了正氣也

燕山衛卒

儲福無錫人建文末挈母妻以逃文皇卽位詔挨購戍卒入伍至燕山福在錄中乃調雲南曲靖衛福仰天哭

曰吾雖一介賤卒義不為叛逆之臣在舟中日夜泣不止
 竟不食而死母韓氏妻范氏為營地葬福范有姿色年尚
 幼奉姑甚謹每哭其夫則走山谷中大號不欲使姑聞官
 有聞其色欲委禽者問知其事則曰此節孝婦安可犯一
 日往澗邊浣衣見水邊有草類蘓蓆因取以織蓆售以養
 姑姑至七十餘終范亦八十外乃卒卒後蓆草遂不生上
 人義之即其居葺為菴集尼居之名崇孝菴焉嗚呼此卒
 此婦可謂真方正學之高弟矣可敬也哉

山西清遠戍卒

羅義者靖難兵起請闕上書乞息兵講和又錄其上燕王
 書言殿下聰明英武今之周公也宜謹守燕土以法周公
 輔成王之義殿下今以藩國敵朝廷即遂其願猶為不可
 况萬難無一易哉乞早息兵歸國書上下義獄建文四年

六月文皇出義于獄擢戶科給事中未幾陞湖廣左叅

政

李宏甫曰此衛卒見識勝方正學十倍人亦何必多讀
 書哉嗚呼以全盛之天下金湯之世界付與講究周禮
 精熟大學衍義之大學士不四年而卒敗可畏哉書也

金川門守卒

龔翊者字大章崑山人年十八為門卒守金川門靖難兵

由金川門入，翊大哭。宣德中，周巡撫忱兩薦爲崑山太倉學官，謝曰：「翊仕無害於義，恐負往日城門一慟耳。」竟隱終身。門人私諡爲安節先生。

李宏甫曰：此人質任自然，可與之共學矣。在門墻爲孔門上上品，非正學所能教也。

國子博士黃公

附 郎御史給舍四十餘人

黃彥清不知何許人。建文四年，彥清以在駙馬都尉梅殷軍中，私諡建文坐死，并逮從子貴池典史金蘭等，繫獄殷言彥清實不在軍中。金蘭等得釋，金蘭後官至知縣。南京故老言：建文己卯庚辰間，法網踈濶，道不拾遺，有得鈔於衢者，輒拂其塵土，置高潔處，以石鎮之而去。一時士風朴實，尚義者多。靖難兵入京之夕，郎御史給舍四十餘人相與縋城遁去。詰朝，御史以聞，文皇不問已而深山窮谷中，往往有蕭販自活，禪寂自居，如所謂雪庵和尚者，可愛可悲。

雪庵和尚

附 杜景賢

和尚名暨，不知其姓。靖難初，方黃之獄，殺幾萬人，卽不殺，謫戍窮邊，不死于道而死于邊者，又幾萬人。當是時，和尚壯年，始慟哭，落髮爲僧，西南走順慶大竹善慶里，里墟中有隱者杜景賢，知其非常人也。與之遊，往來白龍諸山山

杜、景、賢、亦、奇、士、

有松栢灘、灘水清駛、蘿篁森蔚、和尚欲寺焉、景賢卽爲之、寺成、和尚率其徒數人來居、斯夕誦經、山中人謂且誦佛經、乃不知其誦易乾卦也、景賢曰、和尚相釋而誦、儒不可請誦佛經、乃和尚亦知景賢意、遂誦觀音經、和尚好觀楚詞、時時買楚詞袖之、登小舟、急棹灘中、流朗誦一葉、輒投一葉于水、投已輒哭、哭已又讀終卷、乃已、景賢知之、亦不問和尚好酒、不戒酒、日注酒一壺、俟客至、輒飲、客無客卽拉牧豎共飲、飲半、酡呼兒童歌曰、我歌爾和、歌竟、嗔然已寐、和尚頎形秀爽、指柔白、剪剪落筆成文、雖不甚工、畧而意氣渙發、能感人、或曰、和尚當建文壬午爲御史、不數月、建文遜位、和尚因秘跡以死死之日、其徒問曰、師卽死、宜銘何許人、和尚張目曰、松陽、問其姓名、不荅、和尚有詩若干篇、今且百四十餘年、尚未敢顯行于世、或曰、此松陽葉希賢也、以賢良方正舉爲監察御史、

河西傭

附 莊浪魯家

河西傭不知何許人、建文四年夏六月、靖難師入金陵、傭披葛衣走、是冬至、至金城、行乞市中、金城邊地極寒、傭嘗衣葛衣、明年過河西、依莊浪豪魯家爲傭、傭取直稍稍積買羊裘披而覆、以故葛衣益破、縷縷竟不肯脫、夏或衣暑布布卽新、故葛衣輒覆其上、傭錢稍有餘、走市中買牛肉

與酒與市中乞兒共飲食傭力作倦時自吟哦或夜聞其
哭泣聲永樂中有留都官從宋總兵至莊浪者識傭欲與
語傭走南山中避之旬月留都官去乃還有問留都官傭
何人者留都官亦不答在莊浪數年病且死呼主人謝之
且囑曰我死勿殮我棺幸西北風起火我無埋我骨魯家
從其言

補鍋匠

川中補鍋匠亦不知何許人往來夔慶間爲人補鍋至州
邑不過三日卽去去或復來夔慶人有欲學補鍋者卽教
之補鍋不索謝錢直令負擔從有後曹學補鍋者至卽教

之補鍋而令先學補鍋者去如是數年夔慶間人皆呼補
鍋者爲老鍋匠云補鍋或與錢布米不擇當食時與之食
卽不索錢錢稍積遇風雨寒暑不出補鍋但坐食寄宿蕭
寺而已一日於夔州市上逢馮翁彼此相顧愕然已而復
相持哭哭已乃相牽入深巖中對語竟日學補鍋之流屏
不得聞其語但見其語已又相持哭乃別去曰自今永訣
不復相見也後竟不知其所終蜀中娥眉亭嘗有建文遺
臣題詩云一箇忠臣九族殃全身遠害亦天常夷齊死後
君臣薄力爲君王固首陽

馮翁東湖樵夫

馮翁亦不知何許人在夔州以章句教童子能爲對句及古詩詩成輒自題馬二字或馬公或塞馬先生每作詩輒大書壁間比見補鍋匠後卽削去前後所題詩詩有傳者曰夜夢何奇特龍飛天漢津朝橫滄海曲夕過滇池濱光霏皆五色蜿蜒無損鱗淵田變化間張主藉高旻時蓋永樂甲申乙酉間耳未幾辭主人去莫知所終

東湖樵夫者樵浙東臨海東湖上也日負薪入市口不二價建文壬午秋詔至臨海湖上人相率走縣庭聽詔或歸語樵夫曰新皇帝登極樵夫愕然曰皇帝安往曰燒宮自焚樵夫大哭遂投東湖水中死竟不知何許人投水而死又何緣故也

鄭端簡先生曰余聞之陶徵士言齊二客魯兩生史並失其名操行之難而姓名翳然撫卷長嘆不能已已余獨幸夫雪庵諸君子忍詬茹荼卒晦其明以不滅其族也

郎中梁公等二十餘人

附 王詔 鄭僖

郎中梁田玉定海人靖難兵入金陵與葉御史俱髡髮爲僧避去久之松陽人王詔遊治平寺觀轉藏聞藏上嘖嘖有聲異之令人緣藏上登頂無所見唯見一卷書載建文時出亡臣僚二十餘人事紙毀滬字多斷爛不可讀讀數日稍稍詮錄其可識者得田玉郭良梁中節梁良用宋和

通國名臣
郭節、何洲、梁良玉、何申、凡九人，人僅數言，詔憐其忠，又得之異，各贊數語，題曰：忠賢竒秘錄。贊田玉曰：行儒名釋，知我者誰，至寶淪沒，久而同輝。

中書舍人梁良玉與梁郎中同族，靖難兵入，訣妻子，易姓名，挾微貲走，出金陵城，逾嶺至海南，寓市肆，鬻書爲業，以死贊曰：忠臣蹇蹇，遵彼海濶，耽書翫市，資以盍簪，屯如遭如，哀此陸沉。

中書舍人宋和、郭節，皆不知何許人，靖難後，變名，挾卜筮書，走異域，賣卜，給衣食，客死。

何洲，海州人，不知仕何官，與宋和、郭節友善，素以忠義相勗，靖難後，遂相約棄官爲筮人，客死異域，詔合洲與宋和、郭節而贊之曰：箕子、陳範、嚴氏，隱卜，義有從否，道有宜告，烈烈英賢，寥寥真鶴。

梁中節，定海人，未詳仕何官，少好讀老子、太玄經，靖難後，與郭良棄官，同走出京城，爲道士入山去。

郭良，亦不知何官，何處人，靖難後，亦棄官爲道士，合贊曰：駕言導引，笑傲林臯，頽波莫挽，使我心勞。

梁良用，亦定海人，父子兄弟八人，同仕于朝，靖難後，相率變姓名避去，良用去爲舟師，已而死于水，或曰：梁氏父子兄弟，爲舟師，投水死者五人，贊曰：泛泛栢舟，載浮載沉，中

流誓楫懷我好音肯次正死非名是尋以完我族庶明我心
中書舍人何申不知何許人建文末奉使四川至峽口聞
金川門不守發憤慟哭吐血不數日疽發背死贊曰兩淮
洶洶中作霹靂義氣憑殷與之俱激奸諛過此寧不惕息
鄭端簡乃爲隱括王子之詞合而銘之曰今吾故吾知我
者誰瘖若漆身希蹤采薇戢戢潛龍寥寥冥鵠豈吝箕疇
而甘漢卜山陬水滌天涯海濤會其可逢鼓以南音肯欠
一死以明我心白霓晝見虞淵沉沉孰阿護此悠悠古今
嗟乎靖難時死者無慮千人宋張林黃諸君子百方搜考
僅得百餘人此二十餘人者幸而不死又得好義者密錄
其姓名藏之蕭寺秘處歷百餘年而王詔始見之縉雲鄭
僖爲識其事竟以紙字磨滅故僅得九人其十一人不可
考矣

太監吳公

太監吳亮建文中中官也建文焚宮遜去文皇疑匿僧
溥洽所永樂四年以他事禁錮溥洽命胡給事濙以訪張
邁邈爲名遣太監鄭和等下西洋徧物色之不得正統七
年有僧出自田州土官所來至廣西藩司自稱建文皇帝
曰我自蜀入滇遊方到此今我老矣欲送骨歸故鄉官司

奏上送入京稱老佛寓大興隆寺京城內外僧拜謁不停咸曰是海外高僧科道官恐惑衆上言請下獄朝廷不忍以亮曾侍建文使往審問老佛見亮卽曰汝吳亮也亮答不是曰我昔御便殿食子鶩棄塊肉在地汝時手執壺狗飴之何謂不是亮伏地哭不能仰視復命畢自經死遂取老佛入西內卒葬西山不封不樹鄞人黃潤玉有學行爲廣西提學親見建文跌坐藩堂曰我朱允炆也長身巨鼻聲如洪鐘

編修程公

程濟朝邑人以明經爲岳池教諭岳池去朝邑數千里濟寢食朝邑而治岳池學事不廢建文初上書曰某月某日西北兵起朝廷謂非所宜言繫至京將殺之召入見仰面大呼曰陛下且囚臣至期無兵臣死未晚遂下獄已而果兵起赦濟爲翰林編修克軍師護諸將北行徐州之捷諸將樹碑叙戰功及統軍者姓名濟一夜潛往祭碑人莫測所以後文皇過徐見碑大怒趣左右以鐵椎椎碑再椎遽曰止止爲我錄碑文來已而按碑族之諸將無得脫者濟名姓正椎脫處得免及淮上諸將敗建文乃召濟還京濟初與同邑人高翔並以明經徵翔厲名節濟好術數翔止濟勿爲此濟不聽已而有兵事濟又勸翔學我術

翔曰我願爲忠臣也。金川門破，翔招濟同死。濟曰：我願爲智士也。翔竟死。建文急召濟入問計。濟曰：天數已定，唯有出走免難耳。立召僧爲建文落髮。濟從走。每遇險，濟輒以術脫去，相從數十年。後隨建文至南京，人尚識濟。至京，莫知所終。

御史高公

高翔，陝西朝邑人。洪武中，以明經爲御史。所論奏皆當上心。靖難後，上召翔，翔服喪服入見，大哭，語又不遜。遂族翔，沒其產。諸給高氏產者，皆加稅。曰：令世世罵翔也。親戚悉戍邊，又發其先墓，雜大馬骨，焚灰揚之。而以其地爲漏澤園。

李宏甫曰

高公雖與程公同邑相善，但高貴死忠，程貴智免。此兩公所以自謂不同也。然高欲死忠，固也。若程者，判以其身從君逃難，至滿數十載，其忘家忘親忘身之忠，又如此。固人臣之大忠也。何得自以爲不同也。夫一以殺身爲忠，反使族屬之親祖考之骨，亦不得免。一以智術爲忠，乃能致其主脫走，逍遙於物外，老送歸闕，還葬西山。是何心之最忠，慮之最遠，所全最大也。嗚呼！吾願世之爲臣子者，心最忠而世卒莫能知，以是爲忠之大云。

長史劉公

附 子 豹

劉璟字仲璟其父文成公伯溫也弱冠溷濡經傳喜談兵究極韜略握竒諸書偉貌豐髯議論英發甌賊葉丁香叛延安侯唐勝宗討之決策於璟破賊還薦璟才略上喜曰璟真伯溫兒矣召見璟謂曰朕欲汝日夕左右惟閤門使如儀禮司立百官上官達爲職處爾無逾此官者遂授之賜第馬衣帶金書除奸敵佞四字於鐵簡賜之且命曰百官敢有不法汝持此糾正會谷王封宣府謂侍臣曰谷王年少誰可羽翼王者諸大臣故忌璟對曰閤門使劉璟忠勇果敢可任上領之授谷府長史并勅提調肅遠

慶寧燕趙六王府事璟嘗至燕

文皇與璟奕璟勝文

皇曰卿獨不少讓。我耶。璟正色曰。可讓處。璟不敢。不讓。不可讓處。璟不敢讓。靖難兵起。璟馳還京。獻十六策。不聽。令

參議李景隆軍事。景隆又不聽。景隆戰敗。璟夜半渡蘆溝。

河水。陷馬斃。璟力破冰。跳躋岸。冒雪走良鄉。趾裂跛行。三

十里。璟子豹自大同赴難。越良鄉。至涿州。遇璟。翼璟上馬。

奔還家。養疾。建文三年。璟輿疾赴闕。進聞見錄千萬言。又

不聽。令璟還家待用。明年六月。建文既遜位。璟稱疾不起。

法官論璟逃叛。逮至京。見上。猶稱殿下。且云。殿下百世

後。逃不得一箇字。下詔獄。辯髮自經死。法官希旨。緣坐其

家。上不許得歸葬。嘉靖乙酉，提學副使萬潮肖像配享文成祠。

國子博士王公

附子稌

王紳，字仲縉，學士禕之子。年十三，穎敏過人。宋濂一見竒之，曰：華川有子，洪武十五年蜀王禮聘教授蜀郡，紳痛父遺骸未返，丘隴自王走雲南，慟哭行求，不能得，卽奠死所，仰天一號，幾絕。滇人感愴，稱王孝子。時雲南布政使張統重紳純孝，爲作吊。王翰林文，建文卽位，以薦召爲國子博士，預修高皇實錄，與方孝孺友善，嘗尊孝孺爲百代儒宗。建文元年，紳上言父死節狀，且曰：陛下方隆孝治，而明

詔又有旌表節義之條，正徼臣得展情事之時。先臣志節獲伸之日也。下翰林定議，降制特贈禕翰林院學士，奉議大夫，謚文節。開國以來，文臣有謚，自禕始也。時蹇義被拔擢，而好與時浮沉。紳上書勸之曰：執事方負天下重望，治否安危，實係於進退。去取之是非，而所任非其所長，所職非其所事，位高于器，則有覆餗之患；才過于職，則有積薪之譏。非其才而強委之，至於僨事，則是執事欲爲尋常無聞之人，而不可得，况敢望其逸樂優游，而與時俗上下乎？義得書，極憾之。建文二年卒，年四十有一。子稌，字叔豐，少有志行，壯力問學，性至孝。紳痛念父沒，食不兼味，稌遵教。

子孫相承數十年不變。父母喪三年酒肉不入口。卒年五十九。門人私謚曰孝莊先生。稔初從學孝孺。靖難後嘗欲與孝孺表姪鄭珣至聚寶門外。負其遺骸歸葬。不可得。坐逮繫獄。文皇念禕忠特宥之。且用稔。稔辭疾終其身。讀書青巖山下。稔與童景庸書言痛念遜志名蹟日就湮沒。欲執事與令兄商確。搜輯其學行幽潛。生卒始末。爲家傳行狀。以傳同志。有愛慕之心者。自然默識而謹藏之矣。稔遂輯方氏遺文爲侯城集。後百年始傳。

李卓吾曰。王忠文之子。右孫真忠文之子孫也。劉誠意之子。真誠意伯之子也。伏人哉。余獨怪誠意善天文。知

難星正過急勸。上登別舟。以免。而不知巳之難星在。

胡惟庸頭上來。何也。豈老星宮亦但能知人而不能自知邪。要之總不若姚恭靖老禿。卒以僧錄司善世終其身。我見其十六年於朝。隨班行禮。賜出官人。不辭亦不近。熒然一比丘。以故絕無兔死狐烹之疑。又何待泛舟五湖。與夫勞勞攘攘。欲從赤松子學辟穀事乎。意者必如姚而後可稱善始善終。而善於天文乎。

翰林侍書宋公

宋懌字子夷。文憲公孫也。懌父璉中書舍人。懌思紹父學。專心力學。書益工。建文卽位。念濂爲興宗舊學之臣。乃遠

處蜀召懌入翰林爲侍書與劉彥銘朱思平及濂門人樓璉鄭楷皆見擢用永樂十年濂孫情坐鄭公智黨刑部侍郎張本請罪情文皇曰濂名儒開國時事皇考有勞原情勿問

卷七終

續藏書卷八

靖難名臣

太師蹇忠定公

事 孝陵 長陵 獻陵 景陵

公名義字宜之初名瑤巴人也洪武十八年進士授中書

舍人一日上顧公問汝蹇叔後乎即書義字賜公易名

一考當調命滿九載曰朕且用義建文即位知太祖

欲用超陞公吏部右侍郎靖難後轉左逾月陞尚書代張

統當是時盡改建文諸例一復洪武之舊公從容爲

上言上喜公忠實或遂譖公不忘建文上不聽永

樂二年兼詹事上欲諭太子率令詹事往導意太

子尤愛重公。七年巡北京。佐太子監國。諸王及遠夷奏請詣行在所。餘悉啓。太子處分。九年與夏公同考滿。賜宴勅獎諭。十七年父喪歸。起復。請北京謝遣中官護還京。明年從太子朝北京。十九年三殿災。特勅廷臣二十人。巡行天下。公及給事中馬俊巡應天。諸郡問民疾苦。考察陟斥文武吏出太甚者數人。還吏部。二十年。上北征還。坐東官事。與西楊頌繫錦衣衛。尋釋。獻陵卽位。首進公少保兼尚書。支二俸。歷進少傅少師。賜公等繩愆糾繆銀圖書各一。論曰。朕有過舉。卿卽具疏。用此封識。及黃文簡公誥草。上特增二語曰。勿謂崇高而難入。勿

以有所從。違而或怠。又面諭曰。此朕實心。未幾又製蹇忠貞印。賜公公重厚。不敢專斷。每承顧問。常持兩端不能決。西楊謂公過思。公應曰。事不熟慮。恐後有患。上笑曰。義

士奇所言皆是。東楊或詆公。語聞上。上不直東楊。公頓首言。榮無他。卽左右有讒榮者。願皇上慎察。上笑

曰。吾亦不信。偶言及耳。宣德初。從征漢庶人。軍中進止多從公。時議赦交趾。公及夏公力言。祖宗疆土不可棄。

上不聽。命擇人使交趾。公欲薦伏伯安。西楊語夏公伯安不可使。公當榻前力爭。當是時。上尤信夏公。比召諸大臣入議。公薦伯安。上顧原吉云。何對曰。不可。公曰。伯安

有口才羣臣不及。上又顧問士奇云何對曰伯安有穢行無學識遣使必辱國。上從二人言不遣伯安公亦不以二人爲異已。宣德三年秋從巡邊還。上顧寒少師老不欲煩以事敕曰卿事祖宗積效勤誠朕嗣統尤資贊輔今春秋高尚典劇司非所以優老待賢唯師保官寅亮爲職可輟吏部務朝夕在朕左右討論至理共寧邦家其專精神審思慮益致嘉猷用稱眷倚老成之意明年夏郭進代公尚書又賜公忠厚寬弘銀章一七年秋令有司治公第八年一品九年賜宴禮部公生日賜鈔萬馬一裕陵卽位日公齋宿得疾越五日卒年七十三贈太師謚忠定公孝友質實和厚簡靜處人有量未嘗一語傷物歷事六朝凡五十年貴而能謙富而能約。上前所言未嘗退以語人在吏部尤慎擇郡守考察明恕不苛不縱公子英等皆尚寶司丞。長陵卽位之歲至成化丁亥凡六十六年吏部尚書四人公及郭公兩王公而何公協佐者不與焉自後至正德終五十四年凡更十八人而尹公最久十四年。

太師夏忠靖公

事

孝陵

長陵

獻陵

景陵

公名原吉字維詰湘陰人鄉薦遊太學選入禁廡書誥授戶部主事尚書郁新奇之與商確諸司事劉郎中者忌公

會劾諸司怠事者。上曰宥之。新請必罪。上怒新。問誰教汝新。免冠謝得已。劉郎中因奏。果人教尚書者。意中公。

上問新爲誰。對曰。堂後書算生。教臣。臣愚過聽。萬死。上下書算生獄。劉郎中又奏。公專尚書柄。言前事實。原吉教

尚書。上曰。聞原吉能佐尚書。汝顧欲陷原吉耶。劉郎中與書算生皆棄市。建文卽位。逾月。陞戶部右侍郎。明年充

採訪使。巡福建。未幾。移鎮蘄州。靖難後。轉左。或言公建文用事人。不宜大用。上曰。原吉忠於太祖。以故忠於建

文。又豈不朕忠耶。逾月。進尚書。永樂元年。吳浙大水。公行視水。遣僉都御史俞吉。賜公水利集。累遣侍郎李文郁。大

理少卿袁復。陝西參政宋性。佐公。公言浙西諸郡。蘇松最居下流。常湖嘉三郡。土田高。多下少。環以太湖。綿五百里。

納杭湖宣歙諸山水。注澱山諸湖。入三泖。頃浦港。湮塞。漚流漲溢。傷害苗稼。拯治之法。宜浚吳松諸浦港。泄其壅。淤

以入於海。吳松江袤二百餘里。廣百五十餘丈。西接太湖。東通海。前代屢疏。以當潮汐。沙泥淤積。旋疏旋塞。自吳江

長橋至下界浦。約百二十餘里。雖稍通流。多有淺窄。又自下界浦。抵上海南倉。浦口可百三十餘里。潮汐壅障。芟蘆

叢生。已成平陸。欲卽開浚。工費浩大。且灑沙淤泥。浮泛動盪。難以施工。臣等相視。得嘉定劉家港。卽古婁江。徑通大

海常熟白茆港徑入大江皆廣川浚流宜疏吳松江南北兩岸安定等浦港引太湖諸水入劉家白茆二港使直注海松江大黃浦乃通吳松要道下流壅塞難卽疏浚倘有范家濱至南倉浦口可徑達海宜浚令深濶上接大黃浦以達泖湖之水此卽禹貢三江入海之跡俟旣開通相度地勢各置石閘以時啓閉每歲水涸時修圩岸以禦暴流上從之役夫凡十餘萬公布衣徒步日夜經畫盛暑揮蓋歲饑奏發粟三十萬石賑濟二年還朝復出治水水洩農田大利召還部時賞功封建征夷下番營北京費億萬計皆取辦于公從

上北巡兼掌行在吏禮兵部都察院

事八年

上北征輔

太孫留守北京總理行在九卿事

諭曰朕以房玄齡視卿公旦入朝獨近展前參決機務朝退郎官御史環請事公口應手判不動聲色駕還扈還

京尋令侍

太孫周行鄉落取藿黍進

太孫曰願殿下

味此九年滿考宴便殿諭廷臣曰原吉

高皇養成賢德

欲觀古名臣此其人矣命與姚廣孝監修國史十一年扈

北巡侍

太孫居

上營後十四年侍

太孫還南京十

五年從幸北京十八年宮殿成命召

太子

太孫于南

京十九年三殿災

詔求直言言者輒云都北京不便主

事蕭儀言尤峻

上怒殺儀曰吾與大臣密議數月言遷

都便言官遂劾諸大臣。上跪言官大臣午門難遷都利害。都御史陳瑛罵言官白面書生不知大計。上令左右問衆議云何。公曰：臺諫職言路，且應詔陳言，臣等備員大臣，不能協贊大議，臣等萬死罪，再問對如初。上說盡釋言官大臣。上御便殿闕門，每召公語移時，左右莫得聞。退則恂恂若無預者，交趾平。上問陞賞孰便，對曰：賞費於一時，有限；陞費於後日，無窮。上從之。法王來朝，上欲郊勞，公以爲不可。法王見便殿，命公拜，又不肯拜。上笑曰：卿欲效韓愈耶？過侍郎楊勉之遠矣。十九年，上議征虜，公力諫。上怒，繫內官監籍其家。竟北征阿魯台及兀良哈，明年又征阿魯台，又明年北征還，至榆木川，不豫。顧左右曰：原吉愛我。上訃至，太子走，公繫所，呼公哭曰：楊榮至，父皇賓天矣。公伏地哭，不能起。太子卽位，復公戶部尚書，會母喪，乞終制。上曰：卿老臣，宜共濟艱難，卿無母，我有父乎？如卿辭職，朕亦不當在此。不允立太子，兼太子少傅，尋進少保，兼太子少傅，尚書如故。支三俸，固辭，許辭。太子少傅俸，洪熙元年冬，無雪。上作憂民吟，授公和，賜田五頃，建第兩京。李時勉廷諍激，上大怒。言時勉當朝辱朕，公曰：時勉小臣，豈能損聖德？願少霽天威，下法司議罪未晚。太子去南京，上崩，昭皇后命。

公急迎 太子 太子將至羣臣郊迎 后留公佐襄王

居守 太子既即位時時密咨公或袖小帖付公公亦時

時有所白宣德元年漢庶人反指公徵赦租為奸臣首

上夜召諸大臣議公免冠頓首曰臣罪當死 上曰彼借

卿為兵端耳命坐屏左右密議東楊首勸親征 上難之

顧公對曰往事可鑒臣見所遣將語臣兵事輒泣臨事可

知兵貴神速卷甲趨之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心也榮言是

上意遂決師臨城庶人猶令人繞城罵公三年賜範金銀

印曰舍弘貞靖曰謙謙齋曰後天下樂從巡邊還 上念

公老勅輟部務俾專論道左右明年夏召郭資代公是冬

從閱武郊外公生日 上繪壽星圖為詩賜公五年春卒

贈太師謚忠靖復其家朝議公宜贈伯西楊不可後二年

郭資卒得贈湯陰伯公天性寬平酌大體略煩苛以故雖

數興大役供餉贍給而民不驛騷人無識不識皆謂公君

子長者呂震嘗 上前短公柔奸震為子求官 上問公

公稱震有守城功陳瑄靖難初欲殺公公力薦瑄才總漕

運周忱為長史或薦為郡守公言郡守不足展其才忱得

陞侍郎巡撫當是時蹇夏齊名蹇公簡重夏公弘裕外兼

臺省內參館閣三十年間民安吏治有古大臣之風

監修 太祖 成祖 仁宗三朝實錄 太祖實錄凡三

此人所難

具、隻、眼、

修、建文中、徐輝祖監修、永樂初、李景隆監修、再公監修、解
學士表公治水東南有功、吳人尸祝之、正統間、勢家奪水
利、溝防盡壞、周文襄公治之、纔十餘年、又壞、景泰中、李侍
郎敏治之、弘治中、又壞、徐侍郎貫又治之、正德末、又壞、李
尚書克嗣又治之、

太保黃忠宣公

事 孝陵 長陵 獻陵
景陵 裕陵

公名福、字如錫、昌邑人、鄉貢士、爲項城主簿、改清源、有惠
政、遷金吾前衛知事、陞龍江衛經歷、洪武中、上書論大計、
上奇公、三十一年四月、超陞工部右侍郎、靖難後、李景隆
臣罪固應死、但目爲奸黨、則臣

心未服、上不問、復其官、尋轉左、逾月陞尚書、永樂三年、
都御史陳瑛劾公不恤工匠、改北京行部尚書、四年、征交
趾、公及大理卿陳洽轉軍餉、旣郡縣交趾、公以尚書兼掌
布按二司事、公視民如子、勞來安輯、躬勤不倦、又戒郡邑
吏專意撫字、曰、新造之邦、新附之民、政令條畫、並宜寬簡、
中朝士遷謫至者、咸見溫恤、問疾周貧、禮賢雪罪、兵民感
悅、夷蠻欣附、中官馬騏怙恩肆虐、誣公有異志、上曰、此
君子不容於小人也、不問、獻陵卽位、召還、曰、卿老成人、
久勞於外、朕亟欲見卿、公在交趾、凡十九年、及還、交人扶
携走送、號泣不忍、別宣德九年、騏激交趾、反、時洽以兵部

尚書代公累奏乞公還撫交人會公持節出封親藩即日召還勅曰卿遺愛在交交人思卿卿強爲朕再行昔先帝念卿萬里召還輔朕朕亦不欲遠卿顧還方新附終始勞卿安輯以工部尚書兼詹事出領交趾藩臬事比至柳總兵敗死公亦被賊執賊驚下拜曰公不北歸我曹不至此饋白金餼糧肩輿衛送出境至龍州公盡取賊遺歸官還京爲行在工部尚書四年與平江伯計漕事五年公請於濟寧以北衛輝真定以南近河地役軍民十萬人屯田積穀省漕粟下行在戶兵部議郭資張本言緣河屯田便事竟不行七年上宮中覽公言漕事便宜喜公有經略

出其章示西楊曰福言智慮深遠可行六卿中誰倫對曰福受知太祖最先大用今六卿中鮮及福者永樂初建北京行部命之綏輯凋瘵及得交趾命總藩憲安新附具有成績才德兼備有大臣體今年七十矣諸後進少年高坐公堂理政事享安佚出入輿馬騶從揚揚福四朝舊人乃朝暮奔走道路勞瘁不已殆非國家所以優老敬賢之道上曰非汝不聞此言西楊曰南京根本重地先帝以儲宮監國今宜用福南京福老成忠直緩急可倚上曰然明日遂命吏部改南京戶部尚書明年兼掌南京兵部裕陵卽位加少保叅贊機務留都有文臣叅贊機務

自公始。公每事先籌定。付襄城伯。襄城伯亦敬信公。比視事。皆襄城伯處分。公不出一語。或以爲言。公曰。汝見守備何嘗一事錯。時以公議復設提學憲臣。正統五年卒。成化初。贈太保。謚忠宣。公秉心正大。義利介然。天下士大夫無論識不識。皆知其爲君子。斥奸闢諛。無所顧忌。憂國忘家。老而彌篤。俸賜分贍族姻。屬纊之日。室無百緡。

少師金忠襄公

公名忠。鄞人。少慷慨。負義氣。兄戍通州。公省兄。會靖難兵起。公布衣田冠。上謁典儀云。浙東奇士金忠願見殿下說兵事。及中朝動靜。得召見。言殿下太平。皇帝小人耕

江海間。及來往齊魯道上。聞殿下賢譽。服人心久矣。茲舉大事。人材爲急。成祖說立授署紀善。日侍帷幄。贊理戎務。尋陞署長史。已爲真。靖難後。陞工部右侍郎。治事北京。永樂二年。召入兵部。爲尚書。公博覽史籍。議論河懸。儲位未定。上密問公。歷數古昔適孽故事。對。上喜。賜公大鑑。又曰。詹事宮端。汝以尚書兼詹事。幸善調護。佐太子。公侍。監國。時時勸起孝敬。篤友愛。小心敬慎。無失禮。毀譽禍福。聽諸天。或譖謫廷臣及宮寮過者。上密令公察。審公退。每數日頓首。再三爲白。無是事。願陛下寬霽。上或不喜。卽又頓首言。臣敢保其無他。他日有踪跡。卽如人

言臣甘連坐以故諸所獲全者多人亦不知也公每導人寬愛無爲苛刻公事輒推同官使展其才能有闕誤引爲已過不遺片善不念舊惡俸賜有餘周賑鄉族太子卽位念公贈少師謚忠襄

少保陳節愍公

事 孝陵 長陵 獻陵

公名洽武進人謹敏有才識洪武中薦布衣善書授兵科給事中憂去建文中起復文選郎中靖難後陞右侍郎轉左改大理卿討交趾出叅軍兼給餉交趾平覈將士功罪建授土官經理兵食分守隘塞皆中節適陞吏部左侍郎是時黃尚書兼掌布按兩司事洪熙元年召黃尚書還公

代兼兩司仍叅軍事未幾內官馬騏苛歛暴橫交人再叛攻交州城敗賊去王通復引兵渡江擊賊戰寧橋公言賊狡有伏誘我不可出通不聽遇賊公奮身力戰不支被賊執不屈罵賊歿事聞上曰大臣以忠徇國一代幾人贈

少保謚節愍官其子樞刑科給事中時交趾布政使戈謙上言乞褒歿節贈都指揮李任都督同知指揮使顧福劉順徐騏皆都指揮同知指揮僉事劉安指揮同知正千戶蔡顯指揮僉事副千戶桂勝正千戶知府諒江劉子輔諒山易先布政司叅政政平知州何忠府同知內官馮智太監並復其家交賊獲都督蔡福福至昌江城呼任等降任

罵福叛君賊狗彘不如與顧福等且守且戰前後三十餘戰輒破賊賊益兵象攻九閱月糧盡衆困賊雲梯登城奪其門任復率死士三戰三敗賊賊擁兵象大進不能支任福皆自刎死智順自縊死城中人不肯降死者數千人子輔廬陵人以太學生爲御史持身謹行儉約如布衣用法公平不見喜怒巡浙江有風裁陞廣東按察使坐累左遷守諒江撫民如子民亦愛戴子輔賊攻城勢猖獗旁郡縣皆陷子輔獨死守援久不至食盡城破城中兵民盡闕死不肯降子輔曰郡內我亡義不污賊自縊死一子一妾皆先死何忠江陵人進士爲御史持正永樂十九年三殿災言事出知政平州明敏有吏才居州廉慈忠計事上藩司會寧橋軍敗賊乘勝逼城成山侯詭與賊和且請赦朝廷賊遣酋陳渭老表謝侯令忠勝同渭老行請益兵征勦至昌江內使徐訓泄其謀賊拘忠等欲降之忠不聽刀鋸臨忠不降且鋸忠益大罵賊勝不屈忠父子及勝同日死麒與顒守立溫賊攻城糧盡猶率罷卒固守城陷無一人降者賊屠城麒顒皆自縊死易先湘陰人國子生爲知府諒山有善政任滿當還交人乞留進三品祿留諒山城陷自縊死劉安征交趾有功留官交趾前衛守備又安將還保東關至富良江遇賊被執安密與衆謀候討賊兵至內

應千戶包宣以告賊賊將殺安安與指揮陳麟奮起奪賊刀殺數人自刎都督蔡福都指揮朱廣薛聚于瓚指揮魯貴千戶李忠皆伏誅福鎮守又安不與賊戰率廣等降賊又教賊造攻具破東關時有官軍九千餘人發憤欲劫焚賊營福又遣百戶牟英告賊賊盡殺九千餘人遂攻破昌江等城又輒至各城說降至清化知州羅通罵福反賊宣德三年黎利歸福等京師盡棄市籍其家又有馮貴侯保為交趾左右參政討賊力戰死景陵卽位贈二人左右布政使

太子太師胡忠安公

事

建文帝

長陵

獻陵

景陵

裕陵

景帝

公名濙字源潔武進人建文二年進士為兵科給事中承樂元年陞都給事中戶科時傳建文崩或云遜去諸舊臣多從建文去者上益疑遣公巡天下名訪張儼傷又名頒書徧行郡縣察人心時又傳建文在滇南公以故在楚湖南最久十四年內艱起為禮部右侍郎明年巡江浙二十一年巡均襄還朝會上駐宣府公馳夜上謁上已就寢聞公至被衣急起召入勞公賜坐與語公言不足慮也先公未至傳言建文蹈海去上分遣內臣鄭和數輩浮海下西洋至是上疑始釋太子監國藩王謀奪適造飛語上命公往察密疏聞公具述監國七事言太

子誠敬孝謹無他。太子卽位，轉太子賓客，兼祭酒。南京未幾，閱宮中密疏，見所述七事，大喜，謂公忠慎，朕不及知也。俄崩。景陵卽位，復召爲侍郎，禮部兼太子賓客。會公來朝，留行在禮部。宣德元年，進尚書。二年，賜第給閣。三年，賜文恭世家、清和恭靖二銀章。是秋，扈駕出會州。明年夏，再扈巡邊，沒常豪人田宅，盡賜公，尋兼詹事。六年，兼領行在戶部事。公有才猷，深厚不洩，禮典財賦，經畫有章。景陵嘗曲宴公，及西楊蹇夏曰：海內無虞，四卿力也。裕陵卽位，益禮敬公。元年，失行在禮部印，自劾。上不問。改給行禮部印。九年，疏引年不允。十四年，北征，留守京師，廷議迎。上皇時，王文厲色曰：孰謂虜可和？彼不索金帛，且索土地，憂方大耳。衆相顧不敢言。于少保徐曰：防變方略，我與總戎責也。俄旅退，賴公有定執，竟上奉迎儀注。景泰元年，楊善使虜，濛言：上皇蒙塵已久，宜附善等，進上服食，不報。又請明年正旦朝。上皇於延安門不許。二年，災異乞歸，不允。三年，以太子太傅，加少傅，懷獻太子立，進兼太子太師。是年十一月己巳，上皇萬壽節，公乞令百官拜賀於延安門，不許。六月，疾作。又明年，上皇復位，力疾入。一見，請老去，遣子長寧來謝。上念公疏屢請，令百官朝廷安門，授長寧官錦衣世鎮撫。卒，年八十九，謚忠安公。

平易寬和立朝幾六十年十知禮部貢舉

李贄曰胡忠安之忠大矣當永樂在位之二十一年也猶未放心於建文之遜去而所托腹心之臣唯忠安一人孰知忠安一日在湖湘則建文一日得安穩於滇粵諸山寺邪留一建文固無損於事永樂之忠而反足以結文皇之寵完君父叔姪之倫今觀公之告文皇直言其無足慮而已嗚呼誠哉其無足慮也公豈欺文皇者哉上疑始釋建文無恙吾故以謂胡忠安之忠大矣說海曰天順初公年八十二以疾乞休其弟克恭克寧克誠並年踰七十蒼顏白髮燕樂一堂遂扁其堂曰壽愷又曰公初生時髮白如絲彌月方黑是夕母夢一僧持花入室覺而生公生數日有吳僧至家索公一見公見僧而笑父問之僧曰此吾先師天池僧也先師嘗示夢某甲云我今已生胡氏家爾來見我當以一笑爲記今果然矣

太子少師儀文簡公

事 孝陵 長陵

公名智高密人洪武中薦爲教官知高郵州高郵人皆愛公曰知州長者陞知寶慶府寶慶人健悍又畏敬公曰太守不可犯永樂二年選東宮官陞通政兼右中允未幾陞湖廣布政使三年入侍郎禮部十一年元旦日食呂尚書

請賀如常，公獨爭議不可。上令吏部翰林院擇一老儒侍。太孫明日，太子召問得人未。蹇公及西楊薦公，又曰：人鮮知智者，以故議未決。太子曰：吾嘗舉李繼鼎，大誤悔無及。如智誠端士，然老矣。西楊稱智起家學官，明理守正，精神未衰。廷臣中老成正大，無踰智者。是日午朝，上顧太子問曰：侍太孫講讀，得人未。太子應曰：禮部侍郎儀智，議尚未決。上喜曰：得人得人，智雖老能直。此知智得之。矣。言元旦日食，智執議免賀，智可用。公寬平嚴正，務大體，尚忠厚，遇事是非，又輒別白為。太孫陳說不附會，年八十致仕。

尚書王文忠公

事

長陵 略陵

獻陵

景陵

公名英，字時彥，金谿人。永樂二年進士，庶吉士，入翰林，未幾召公及王直入內閣，書機宜奏疏。五年授修撰，扈北巡。十四年進侍講，二十年從征胡至濶樂兒海，旋歸。至威虜，命碎李陵臺，驛令牌沉河中，絕虜爭。上顧公喜曰：秀才二十八人中讀書者，朕需爾為用，宜宣力，勿憚勞。公因言虜遁，幸勿入險窮追。上笑曰：朕為天下國家計，秀才直不欲黷武耳。又曰：凡軍中一切動靜，或謠言有聞，即密奏朕。又顧內臣曰：秀才有事見朕，勿阻之。上駐安平鎮，軍中有怨言。上怒，公言此皆壯士，幸宥其過，稍與恩澤。

異日得其死力。上喜，立命兵部尚書李慶給餉及輜畜。東宮卽位，陞侍講學士。又陞右春坊大學士兼故官，支兼俸。明年乞省歸朝。景陵召入便殿，謂曰：「洪武中學士有宋濂、吳沉、朱善、劉三吾、永樂初解縉、胡廣皆有名，汝英慎自勉。」五年，陞少詹事兼侍讀學士。七年，內艱起復。裕陵卽位，充史館總裁講官。陞禮部左侍郎兼侍讀學士。八年，出理部事，領日講。十一年，引年不允。十三年，陞尚書南京禮部。景泰元年卒，謚文安。改謚文忠。公與修文、仁、宣三朝實錄、文章典、瞻尤善草書，顧直諒好規人過，以故三楊皆不喜。

